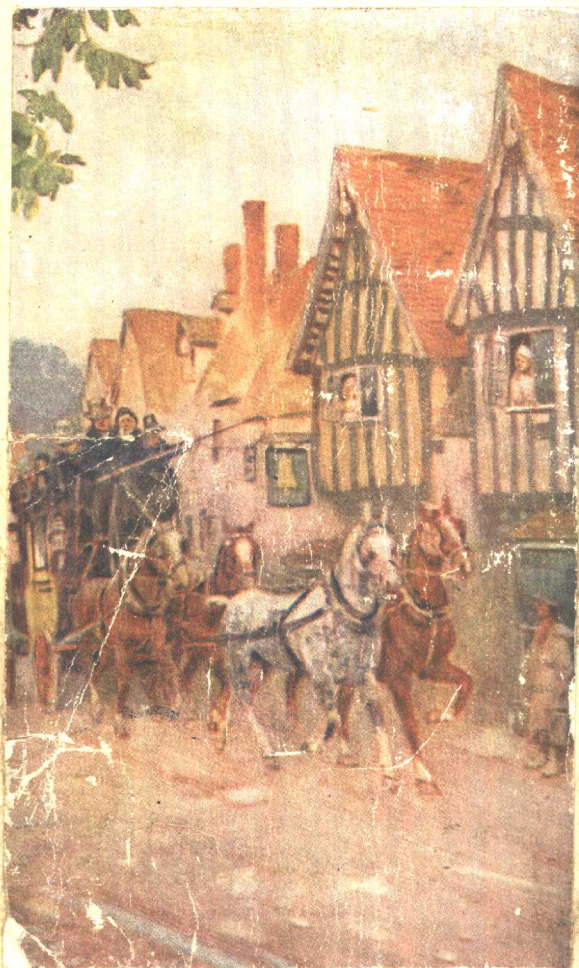


少年史地叢書

12-8-721//

英 國 一 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少年歷史叢書

本叢書或用遊記體或用筆記體敘述各地之歷史地理風俗物產及天然風景極饒興趣少年讀之最易得着史地上的常識已出下列各種餘冊續出

- ▲希臘 一冊 三角 一警
- ▲澳洲 一冊 三角 一警
- ▲南美洲 一冊 三角 一警
- ▲德意志 一冊 三角半 一警
- ▲俄羅斯 一冊 三角 一警
- ▲英國 一冊 四角 一警

商務印書館出版

元(1675)

Young Men's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eries
England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四月初版

少年史
 地叢書
英國一瞥(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譯述者 顧彭年

校訂者 任鴻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沙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學生校外必讀

教育部審定
少年叢書

每冊
定價
一角

林萬里孫毓修等編。記事簡明。議論正大。閱之足以增長見識。堅定志氣。凡家有少年。而欲望其將來成偉大之人物者。不可不備此等書籍。使其課餘閱看。書目列下。

| | | |
|------|------|-----|
| 信陵君 | 張子儀 | 班超 |
| 諸葛亮 | 郭子儀 | 岳飛 |
| 文天祥 | 王陽明 | 哥倫布 |
| 畢斯麥 | 納爾遜 | 華盛頓 |
| 大彼得 | 加里波 | 司馬光 |
| 富蘭克林 | 格蘭斯頓 | 蘇秦 |
| 陶淵明 | 朱子 | 林肯 |
| 德謨士 | 克林威爾 | 馬爾文 |
| 蘇格拉底 | 蘇軾 | 達爾文 |
| 玄奘 | 拿破崙 | |

英國一瞥目次

| | |
|---------------|----|
| 在倫敦市 (其一) | 一 |
| 在倫敦市 (其二) | 八 |
| 在倫敦市 (其三) | 一四 |
| 達米塞河「老爹」 (其一) | 二一 |
| 達米塞河「老爹」 (其二) | 二六 |
| 在一大禮拜堂的都市中 | 三三 |
| 經過西薩克司 (其一) | 四〇 |
| 經過西薩克司 (其二) | 四七 |
| 經過西薩克司 (其三) | 五三 |
| 周繞尖邱 | 五九 |

| | |
|---------------------------------------|-----|
| 聖地 | 六八 |
| 在 <u>莎士比亞</u> 的鄉間 | 七七 |
| 一間 <u>英國</u> 古式的房屋 | 八四 |
| 經過 <u>沼澤</u> 和 <u>寬闊</u> 之 <u>瀦水所</u> | 九二 |
| 經過 <u>山谷</u> 和 <u>荒山</u> | 一〇二 |
| <u>英格蘭</u> 的 <u>玩賞地</u> (其一) | 一一一 |
| <u>英格蘭</u> 的 <u>玩賞地</u> (其二) | 一一八 |
| <u>大風潮</u> 中的 <u>英雄</u> | 一二五 |

英國一瞥

在倫敦市 (其二)

倫敦爲世界上最大的都會，這話說起來多麼容易，但是要得到他一知半解的意義，就難極了！我們可以說倫敦市有幾百萬的居民，幾千條的街道，幾十萬間的房屋，可是這種數目，不能給我們一些把握，了解他的真意思。我們親自去觀察，上上下下經過無數的通衢小巷，等到我們瞧見了羣衆急急忙忙的衝進，與河流中浮着了滿載的船舶，以及比櫛鱗次的房屋，商店，銀行，教堂，博物院，大廳，戲館等，不覺頭爲之昏，目爲之眩。在那個時候，我們始初想到對於倫敦市已經見識過了！可是還是一種幻想罷了！我們尋出我們自己一直不過在他的一個小角裏，這都會所伸展開來的幅隕，較我們所涉歷或知道的，既廣且遠，恰如一洋海在他的廣闊的面上，繞着一個小島。

當我們閱讀關於倫敦市的著作，或聽聞了他，常常碰到「西頭」(West End)和「東頭」(East End)的名詞。什麼叫「西頭」「東頭」？他們的分界線又在何處？原來他們的分界線，就是倫敦市城；這城便是倫敦市的中心點，其年代亦最久遠。在古時代這城係一緊密的小都邑，圍繞着堅固的城壁以禦外敵。城內蓋滿了極狹極狹的街道；商店林立。商店上面，有高大的樓房，一般商民居住其中。那些極狹的街道和商店，至今仍在，而那般商民，不知道早已搬遷到何處去了！城壁也已經拆毀了！

現在這城不過爲一經商的地方，站滿了辦事房棧房銀行及公共的建築物。在日間爲最熱鬧的地方，一到晚上萬籟俱寂，變爲最幽靜的地方了。我們在清晨看千萬的工人到城裏去作工，好像大雨的傾盆一般；到了傍晚，他們放工出城，好像山泉的傾瀉一般，真覺得奇異！每一條路，每一條橋，都充塞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正如大軍的出發，有的跑到城裏去，有的從城裏走出來，

好像海裏潮水的泛濫退落。

在城的中心，有一很著名的地方，爲七條街的焦點；他的聲名，便由他四周房屋的宏大壯麗，及經過他的車輛的衆多而獲得。終日到晚，笨重的四輪客車呀，轎式馬車呀，搬運車呀，大篷車呀，輕貨車呀，汽車呀，馬車呀，以及其他各種有輪的車輛呀，來來往往，絡繹不絕，正像流水的滔滔不止。因爲車輛擁擠不堪，所以近來已建築地道，專給旅客走的；那是很好的一樁事，因爲這樣我們機警渺小的動物，才能躲避大批笨重的車輛呢！

在這地方的一邊，有一座房子，圍以白牆；既不甚高，他的樣子好像也不很特色，那便是英國銀行。在這裏銀錢往來，約占全世界之半。我們倘若走到他的內面去一看，將尋出這銀行的建築圍着一個敞庭；從他的窗子裏即可以望見這庭心；這樣盜賊不得闖入，而且這銀行保護得很周密；他的地窖盛滿了大的金條，他的抽屜裏都藏着英國金幣，及鬆緊的鈔票。

在這熱鬧地的別一邊，站立着一座大廈；那便是倫敦市市長當他在職時所居的。當英國國君或太子巡視倫敦市的時候，他常常被市長所邀請，駕臨是城市長便在這大廈內設筵以饗之。所以這裏變為宴會之所，車水馬龍，軍樂彩纛，常從他的門裏進進出出。

再有一第三座大的洋房，便是為皇家交易所；飾以大的砥柱，也為商人的會集所；其事業範圍之大，簡直能影嚮地球每一角隅。

但當離開此城以前，其餘雖可漏略，而有兩個地方，我們却不得不顧盼的：一係倫敦的堡壘 (The Tower)；一係聖保羅的大禮拜堂 (St. Paul's Cathedral)。現在請先觀察那堡壘，因為他在該城一切建築物之中，要算得最古，且最著名的了。不特如是，他且為世界上著名的建築物之一。

那灰白色古舊的堡壘，站立在達米塞河 (The Thames) 旁，已經有許多百年了！他的用途很多：曾作為炮臺；旋改為皇宮；次改為寶藏所；後又改做牢獄。建

造他的第一個人爲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後來勒斐斯 (William Rufus) 繼續他的工作，始把中部的塔閣——便是著名的白堡壘 (White Tower)——衛城的中心點——完成了。這堡壘圍以厚牆，他的深壕內的水，卽由達米塞河貫入的。有許多世紀，他在倫敦要算最堅固且最險要的地方，所以英國歷代的君主把他保守得很周到，使他常在他們的掌握中，不致爲敵人所得。

到了今日，他變爲一展覽所，無論何人均可入內參觀。那邊所貯藏的皇帝的珍寶，及聚集在一塊兒的兵器甲冑，頗有可觀；且這地方也雅致的很。那些廂房，爲從前英國皇帝皇后所居住的；再有許多牢獄的房間，以前有幾個我們民族中最優秀傑出的分子，曾關閉在這裏。我們看了那些，未免有些感慨。由極狹的轉梯，可達各層地板。

這堡壘中許多的罪犯，都從屈萊託（卽背叛者）門 (the Traitor's Gate) 攜引得來的。這門係一很大的陰沉的拱路 (Archway)，以前這下面爲達米塞河流

泛濫之所，在那個時候，這河爲倫敦的官道，西明斯脫 (Westminster) 的裁判官判決了罪犯之後，枷送到那堡壘去，他便從這裏下船，到屈萊脫門登岸。那無數可憐的罪犯，從這黑暗的門裏，望見他們的最後瞬息間世界的景象。他們的前途就此告終，他們的生命，可算已交諸於刑吏之手了！

白堡壘之外有一園，園裏邊曾經設置一木砧，最大的罪犯，便在這木砧上就刑。壘外有一堡壘山 (Tower Hill)，爲罪輕一點的人正法處。在堡壘裏我們還可以看出見刑吏的木砧，罪犯的頭顱，便在這裏斫斬，他們的頸骨，被銳利重大的斧頭鑿開。曾在這裏處決者，歷史上不計其數——像噶利夫人 (Lady

Jane Grey)，穆爾 (Sir Thomas More)，安鮑侖 (Anne Boleyn)，賈利 (Sir Walter

Raleigh)，霍華德 (Catherine Howard)，伊薩克司伯爵 (the Earl of Essex)。比較他們

再早一些的一個悲劇，便是葛洛塞斯脫李鴉 (Richard of Gloucester)，克洛巴

克 (Richard Crookback) 欲篡奪皇位，曾把兩皇子——便是他的姪子——愛

德華特第五(Edward V)及他的弟兄，在此殺了。

從白堡壘上面的窗櫺裏，我們可以望見達米塞河充塞了帆船、汽船和畫舫，當天氣晴明的時候，更來得美觀。但最足以引人注意者，是爲堡壘橋。『這是一條新橋，每邊有一大的塔，高入雲表，此橋適橫眠在兩塔之間。他是不十分高的，當大船來的時候，要從橋下渡過，那麼怎樣辦呢？他們是這樣措置的：（我希望諸位總有一天應當見識一回，因爲此也爲倫敦最大的事件之一）一人先搖着鈴，於是轎式馬車呀，馬車呀，輕貨車呀和在橋上的人呀，都快地避走到橋的兩岸去了；待到橋上沒有人跡的時候，在塔裏的人，始拉動了一種機器，這條大的橋——好像一條路——便慢慢地上升到空中，分開兩段了；恰如你舉起你的手來，你的肘腋便靜靜地放在你的膝蓋骨上；這大的船即由橋下面輕輕地駛過，於是這大橋仍舊漸漸兒歸復原狀。這條橋，曾叫做倫敦的門戶 (the Gate of London)，這名稱題得很好，因爲看起來他

好像一大門，眠伏在這河裏。」

在倫敦市 (其二)

到聖保羅大禮拜堂的路途，是很容易覓得的，因為他巍巍的圓屋頂，高出該城最高的屋頂，這圓屋頂上所敷的金類，映照在陽光裏，高過底下的鋪道，約有四百英尺。

這大禮拜堂并不是很古的建築物，因為他還在一六六六年大火之後建造出來的；是年的大火，把全城化爲灰燼，那老禮拜堂，因為也在城裏，當然也逃不脫『這個浩劫了。』現在的禮拜堂，是一大建築家倫氏 (Sir Christopher Wren) 所造的。他死了之後，就葬在這裏。在他的墓旁有一拉丁文的銘碑，碑上說：『倘你要尋我的紀念碑，請你把四圍看看。』

看了這銘碑上所寫的意義，若徘徊回顧，你便要默認那壯麗堂煌的大禮拜堂，確爲建築人的機巧的表現。倘若在這地方遍繞了一回，你將尋出有許

多別的名人的紀念碑。納爾遜 (Nelson) 的也在這裏。此外如惠靈吞——是英國最大的航海家及海軍大將——約翰遜博士 (Dr. Johnson)——是英國著名的大文豪——他們的紀念碑，也都在這裏。再有戰旗和有名的軍旗三三五五的都懸掛在牆壁上，作爲一種點綴。他們爲弓箭或子彈所射穿的洞，及爲血所濡染着的痕迹，便能表示從前那些穿著或攜帶這種東西的人，他們爲了他們的國家，而蹈鋒鏑，冒白刃，置生命於弗顧。現在那些東西，默然地懸掛在大禮拜堂裏，用做英國最大凱旋的證物。

此建築最特色之處，就是他有一大的圓屋頂，他的高度，如上所述，達四百尺，從底下觀察，好像離開得很遠；室內矇矓糊糊，光線很不足。我們可攀登其上，但須經過許多的階梯，沿樓廂而上，可周繞其內部。那叫做低聲語的樓廂 (the Whispering Gallery)，因爲倘立在他的一邊，輕輕地一聲，他的回音便繚繞着牆壁，直達到立在別一邊的人，雖則其中距離很遠。

你若一層一層跑上去，直到圓屋的頂部，遠遠地向倫敦瞻望，則見達米塞河蟠繞着錯綜的街道房屋，倫敦全部，都在你的眼眶之下，恰如小鳥高翔，下瞰着一地方。當天氣高爽，陽光鮮明的日子，那些景緻，當然愈加來得華麗。到了天氣陰沉，金鳥藏伏的日子，便另有一種景象，煙突裏所發出來的濃煙，密布在空中，直到天涯，始隱隱約約的看不見了。這巨大的都邑，將永永地拓展開來，到無盡頭的地方。

現在從這城裏將向何處出發？要向東呢？還是要向西？據我想來，在這東邊漫遊，不久便要覺得厭倦了，因為那邊足以怡悅我們，或所謂名勝者，寥寥無幾，其餘都不屑顧盼。而且那些住在東邊的居民，差不多都是貧困的，他們都居在鱗次一般的低矮的屋子裏邊，街道齷齪得不堪，空氣尤其鬱塞，差不多無論那一樣東西，沒有不染着這污穢的色彩，在這東邊雖則有一部份，比較起來好些，街道也清潔些，房屋也精雅些，可是終不足以供遊人的玩賞，因為

他缺少宏大壯麗的建築，和幽雅絢爛的公園。

當我們談及公園，使我心裏立刻想到哈德公園 (Hyde Park)；他在倫敦曠地之中，要算最佳美了。所以我們想要到這園裏去一觀爲快，我們從聖保羅大禮拜堂乘車，經過倫敦的幾條最著名的街道。大概在倫敦車子上部的坐位，要算最好了。由這坐位裏，街上的形形色色都可以望見哩。所以我們倘若微倖得到前面的坐位，那麼可以飽我們的眼福了。

我們沿路特蓋脫阜土 (Ludgate Hill) 而下，經過一塊曠地，直達弗利脫街 (Fleet Street)，在這一條街上，各種著名的報，必有一辦事房設在那邊，所有的牆壁統統被有名的報的名字，都遮蓋住了，我們不久便看見一塊界碑豎立在道旁。這表明白廟 (Temple Bar) 的地址了，他是一很古的門，爲城西的分界地。在這上面有一排大的釘，從前叛逆者和權姦的頭顱，常常懸掛在這些釘上。

我們經過了白廟，即到史德倫特 (Strand)，他爲倫敦一條大路。提到他的名字，使我們回憶着他是沿河岸的，雖則現在的高房大廈，已把這河遮蓋住了，除非由側道可以窺看得見。以前史德倫特的南頭，排列着大貴族的邸第，他們的花園，直達水濱。橫街的名，至今仍沿襲那鄰近的大族的姓氏。

當我們離開這白廟，而向右轉，將見很莊嚴的一座大廈，這便是倫敦的新法庭。復前行經過許多的商店及戲館，直到特拉法加方地 (Trafalgar Square)，這十字街口爲倫敦的中心點，有廣大的空地，在這空地中，有噴水池及崇高的圓柱；泉水滔滔不絕。圓柱上面，飾以納爾遜的銅像。此街的上端，就是英國的藝術陳列所，世界上的名畫，也有些陳列在這裏。但我們的車子仍一直西向而行，參觀這藝術陳列所，只好俟諸異日了。

我們過巴爾馬爾 (Pall Mall)——那是集會場地——目擊瞬息間的景象之後，不久便到不甲特利 (Piccadilly)，他爲倫敦最華麗最著名的街道。我們經

過了皇家學會的門前，於是有一佳美的公園，在我們的左邊，這叫做格林公園（the Green Park）。在我們的右邊，有很長一帶的居宅商店和會所，直到我們的車子，從哈德公園邊界引拉上去，直達這大的公園裏。

在天氣晴明的夏日，這哈德公園在倫敦顯現了一種最奇麗的景緻。那些很好看的馬車，被肥胖的馬拖着，他們絡繹不絕的推進公園，繞着馬車道而行，真像遊龍一般。但是看看公園街裏的騎馬者，更加覺得有興趣了。

羅敦街（Rotten Row）是一很闊很長爲橡皮所圍蓋的路；在這路上，男騎者和女騎者，來來往往，或疾行或緩行，幾乎沒有停憩的時候。可是這些馬和騎馬者，大都是不很佳美的。在清晨當這條街已擁塞了人馬時，我們靜坐在一榆樹或菩提樹底下綠椅子裏，費了一小時或一小時多些的辰光，觀看這些騎馬的人。忽見來了個老人，騎在一短足肥壯的馬上，向我們輕輕地騎過；又來了三四個少年，騎在很高大雄壯的馬上，奔馳的從我們前面衝過。當他們

翩翩走來的時候，得意洋洋的互相閒談着；又有急行的小馬，孩童騎在他們的背上，輪流比賽，直走到邊界，再回轉來。

在一下午，我們從哈德公園界的大門裏進去，看見馬車排列成行，一齊前進，好像有一種又騷擾又盼切的樣兒。當中留剩着一塊空地，這是爲誰預備的？！
噢！原來是爲皇后預備的，她從伯克英罕皇宮 (Buckingham Palace) 裏出發，到這園裏來了。猝然望見了一隊僕役，他們穿着特別朱紅色的服制，當接近了我們，他們的服裝，愈覺得鮮妍奪目了。如今皇后已駕臨公園了，衆皆把帽兒脫去，表示敬意，她也向大衆鞠躬，并滿露笑容，以表示欣感之意。

在倫敦市 (其二)

我們在哈德公園裏，既看見了皇后從我們面前經過，現在我們可以往倫敦參觀她的家裏。伯克英罕離開哈德公園不十分遠。當我們到了這地方，看見一座很大但不甚美觀的洋房，他的前面有一庭心，那些穿着紅衣的兵士，

在這裏走上走下看守着。實在講來，皇帝和皇后所住的宮，他的外面，是不很美觀的；但他的內部，却很精美，廂房裝飾得非常講究，敷彩等等，都出之於大藝術家之手筆。

有一條大路叫做馬爾 (the Mall)，從這伯克英罕皇宮前面，假使我們順着這條大路而行，我們將至一很寬廣的空地，空地上面鋪蓋了石子，這便是馬隊守衛的演武場。倘若我們不從這馬爾路上走，可由聖詹姆士公園 (St. James, Park) 到那邊，這園點綴着一小塊地的水，家禽同水鳥都在這裏游泳，并常伺候遊客所投下的餅屑，爭而食之。

由這演武場，我們穿過一條小的拱路，直達一大的街道，叫做魏伊脫霍爾 (Whitehall)。那拱路的外面，由兩個雄壯活潑的衛卒看守着——他們的身段很闊大，帶着很白亮的鐵鑄的胸甲首鎧，騎在高大的馬背上——其內部的守衛，都爲步兵，負着槍彈，在這裏徘徊巡防。

在魏伊脫霍爾街，我們還可以尋見從前查理斯第一世 (Charles I) 所處的房間，當他被人民處死刑之日，他便從這廂房裏出來，跑到斷頭臺上去。這房間以前爲皇宮裏的宴會廳，現在已改做博物院了，不拘何人，都可以到那邊去參觀。查理斯的斷頭臺就造在牆壁的外邊，他曾由一窗子經過，方到斷頭臺，羣衆都站在這魏伊脫霍爾街上，他的頭顱便向大衆斫斷。

這條寬大的街上，排列着很長一行崇高的房屋，國家的政務，便在這裏治辦。在這旁邊，是爲上下議院，英國的法律，卽由這兩院訂立的。這一排壯麗堂皇的大廈上面，有了三個大塔；其中兩個是方的，一個是尖的。這尖的是一鐘塔；在我們頭上面有一四面形的大鐘。這一隻鐘在英國要算最大了，鐘上的字母，長有二英尺；他的分針，長約十六英尺，重約二百磅。鐘的鳴擊，敲在一大的鈴上，這叫做『大磬』(“Big Ben”)。當這『大磬』敲擊，所發出來的洞然之聲，倫敦遍聞，該市居民，因此以配正他們的鐘表。

當我們正在魏伊脫霍爾街上，徘徊四顧，在很短的距離以內，我們望見了
一很尊嚴的古舊的教堂，他的牆壁已被風雨剝蝕了，所以顯出白灰色的樣
子，這便是西明斯脫寺院（Westminster Abbey）。他世世代代——差不多有一
千年了——為我們的皇帝及皇后加冕之所，又伯列顛歷史上著名人物的
遺骸，也葬在這裏。當我們走進這令人肅然致敬的寺院，便看見在各個廊下
有許多的墓表銘碑，以紀念偉大的男子和婦女——皇帝，皇后，皇太子，政治
家，著名的著作家，戰將，航海家，探險家或游歷者，他們統在那邊——有的銘
碑上所載的字，不過一行或比一行多些，有的是為很大的彫刻的墓表。這西
明斯脫寺院，用做葬地，已有幾百年了。至若說出葬在這裏的人的姓名，并敘
述他們的歷史或他們生平的奇聞軼事，那是為史家或傳記家的事，這地因
限於篇幅，只好從略。

這偉大的教堂，作臘丁十字架式，中包含許多的小禮拜堂，其中最美麗者，

爲亨利第七世 (Henry VII) 的禮拜堂——在寺院的東邊。自承認信耶教的愛德華特 (Edward the Confessor) 皇帝以來，英國的許多皇帝皇后，都葬在這些小禮拜堂裏。愛德華特首建此院，他的聖墓，便在一很雅觀的小禮拜堂內唱詩班坐位的後面。

在這近旁有一著名的加冕的椅子，——是一很古的木椅——這椅子下面，有一大石，以便履登。此石爲愛德華特一世從蘇格蘭的蘇岡地方奪來的。他當做一神聖的石頭，因爲許多世紀蘇格蘭的皇帝，都在這石上加冕的。愛德華特所以把這石搬到這裏來的緣故，便要表示英國的皇帝，亦是蘇格蘭的元首。可是把這兩國聯合起來的第一個人，乃是蘇格蘭的皇帝，而不是英國的皇帝，因爲是蘇格蘭的皇帝詹姆士第六世 (James VI) 把這兩國聯合，改名大伯列顛，他自己變做英國的詹姆士第一世 (James I)。我們的皇帝喬治第五世 (George V)，曾經也坐在這著名的椅子裏加冕的。

在西明斯脫寺院裏，有一角隅，參觀的人，雖則可以脫漏別的部份，這裏是必到的，那就是南十字耳堂（transept）。這是大衆人都知道的，便是詩家的角隅。有幾個最著名的著作家，曾葬在這裏，還有僅有墓表在這裏，而人葬在別地方的。

從西明斯脫寺院，再走過去，我們便至西明斯脫大廳，這個廳在歐洲要算最大了。他爲勒斐斯（William Rufus）所造，祇有一間大的房間。他的木屋頂的徑間，不用砥柱來支持，也較歐洲別的相樣的房間爲大。他是用來做宴會和慶祝的，歷代皇帝加冕的宴禮，便在這裏舉行的。當舉行皇帝加冕的宴禮的時候，有一武士，着甲冑，騎在一戰馬上，走進這大廳，挑問在席者對於皇帝的名號，有甚麼爭論。

這西明斯脫大廳，亦曾經用做爲法庭，直等到現代始把法庭搬遷到史德倫特的大廈裏去。

次我們往觀西明斯脫橋，此橋在倫敦橋之中，要算爲最大，且最華美。從這橋上我們可以看見那浩浩蕩蕩達米塞河的水，奔放入海；在上下兩議院河邊的前面，那個風景，更來得好。在夏天的午後，這河的前部，清涼無比，風景亦佳。河旁有一很長的平地，倫敦的各界士女，結隊成羣，到那邊飲茶消遣，涼風拂拂，心曠神怡。婦女衣服的鮮妍，她們舉止的窈窕，和茶樓上談笑的聲音，成爲一種很美觀很愉快的景象。

從這西明斯脫橋上，俯視向下的河流，在我們的左邊，我們便看見一條很大的堤岸，他爲倫敦最大工程之一。這河每日因潮流而漲落，當雨量過多之季，各小川的水，都匯集於此，所以河水猝然較平日增高。假使增加到極高度，便要釀成很大的水災，所以築此堤岸，好像一重大的牆壁一般，使達米塞河的水，順道而下，不致有泛濫到兩岸之患。『那是一件很奇妙的工程。我們真很難想到把一重車一重車堅硬的泥土和石頭投到水中，建成一很堅固的

根基；當根基立定了以後，便在這上面建築條隄岸，使得非常的堅實。待隄岸告竣，再植以樹木。這樣沿着這河邊，綿延有許多英里可以通行的。』

達米塞河「老爹」 (其二)

這達米塞河在英國的河之中，最爲著名，——當他的廣闊的河流，還是爲倫敦最尋常運輸的路的時候，倫敦居民，常把他叫做『達米塞河老爹』。現今倫敦的人民，雖不用『達米塞河的快艇』，而改用發動機駛行之船，但當河水灌入倫敦的時候，許多的商品，還是要靠着這潮流，而運進運出。

我們若要把這條河的歷史，詳細寫出來，那所佔的地位太大了，非這本小冊子裏所能包容的，所以我們只好把他所有幾處著名的地方，略講一下子：這嬰孩時代的達米塞河，始初大衆都知道爲伊塞斯 (Ipsa)，發源於哥刺湖 (Cotswolds)，向東流三十英里，直抵奧克司福 (Oxford) 近旁的草原。在這裏再拓廣開來，直到耶穌教堂草地的旁邊，變成很美麗的廣闊平面的水。再順流

而下，經過『幻想的尖塔頂的城。』

在夏季的時候，此河的延長處，呈現出一種歡欣且很忙碌的樣子。打槳的人大家匯合攏來，作帆船，小艇，舢板，平底船，或其他浮船的種種遊戲的競賽。沿着耶穌教堂的河旁，有大批的大學校裏的畫舫及敷塗得很華美的大船，船舶停泊在那處，打槳的人便從那處出發。在競賽之日，觀看的人，擁擠不堪，直有人山人海的样子！

奧克司福地方，賽船的遊戲常在夏季中——『五月八日』——舉行。在那個時候，各大學互相輪流比賽，以奪得『河中的首領』為無上的榮耀。因為這河面是不很廣闊，所以那種船在比賽的時候，不是並排前進的，他們是排為一長行的；每對船相隔的距離是相等的。當實行比賽的砲彈一響，每只船上的船員各奮力前進。假使有一只船和別一只船相比連，並前者接觸到後者身上，作撞擊之聲，那被撞擊的船，即被逐出。翌日——因為約有一星期之久，

在這一星期當中，差不多天天舉行比賽的——這得勝的船，進前一個位置，試捕追其次一只船。依次進行，直等到比賽完結，于是最前一只船，奪得錦標，歡呼爲『河中首領』。下面爲比賽的一種紀載：

『在五月當中，很光亮的蔚藍色的雲天，照在碧水的下面，一大隊一大隊的士女，穿過耶穌教堂的草地，他們手裏執持了很炫耀輕小的傘，向穿法蘭絨的同伴，作喃喃之聲。他們雖嘻嘻哈哈的笑的笑話的話，但却是個很莊嚴的佳會，因爲那得到『河中首領』的船在這午後將同畫舫競賽，若果然舉行比賽，那嶄露頭角的船，一定能勝過那些畫舫。我們的問題，便是他在那一只畫舫前面？當比賽的時候將至，嘈呶之聲，忽然中止，大家肅靜無聲。那無慈悲的追逐者，猛力前進，把他及第一隻船的中間漸漸收縮小，最後恰恰撞擊在他對面的畫舫上。於是有霎時的停歇。那完全的凱旋，容易感動羣衆心理，他們在那個時候所以禁不住他們的狂喜，便立刻鼓掌起來了。於是種種喧鬧

歡呼的聲音——放鎗聲，嘲叫聲，呼喊聲，輕傘的動搖，呻吟聲——把人的耳鼓幾乎要震聾了！

從這河觀望，可以得到奧克司福幾處最顯目最娟美的景色，河道蜿蜒曲折。這最可愛的城中的高閣尖塔，及穹圓形的屋頂，叢集在一堆兒，好像永永不分開的樣式，直等到我們的視綫，爲點綴在河流旁邊的高大的榆樹及赤楊所遮蓋住了，我們始收回我們的眼睛。

這河沿奧克司福而下，他的兩畔爲叢草之地。當春夏之交，這兩畔鋪滿了可愛的野花，和離奇古怪的屋舍，及河旁的小棧相輝映。又環繞着可入畫圖的「四通八達」的古橋；在波紋起伏的淺灘中，那些負重車的馬，濺泥至膝蓋的深。又在河的岸邊，有許多幽雅可愛的村莊，每一個村莊，都有他的古舊的教堂，他的埜地爲大的松木所蔭庇，由一古雅的門樓通入的。

在達米塞河大的都邑之中，以利丁 (Reading) 爲最重要。但是我們不說這

現在熱鬧的都邑同他的菓子園和餅乾廠。現在我們且談談往昔當他的大寺院隆盛時，這裏的方丈，爲英國人民之中主要的一階級的時候。

有一次英國皇帝亨利第八 (Henry VIII) 在溫德莎 (Windsor Forest) 森林中打獵，他失却他的路，便到利丁寺院，恰在午膳的時候。他藏匿他的尊號，只說他是皇帝的侍衛之一；這樣他乃能和方丈同席而食，食桌上設置一盆牛肉，這個飢餓的皇帝，就狼噬鯨吞的吃去，不由得方丈不注意。

這方丈說道：「咳！假使我食此牛肉，像你這樣的好吃，我情願拿出一百鎊錢來。可是我的胃力很薄弱，甚至小兔或雞肉難於消化。」

那欺瞞的皇帝，點頭笑笑，飲酒祝主人的壽。臨行時再謝謝他，但仍沒曾點醒他是誰。

如是隔了幾星期之後，亨利第八打發幾個人到這寺院裏去逮捕這方丈，把他關閉在倫敦的堡壘內。關閉在這裏，他所吃的惟有淡水和麵包。除吃飯

時間，和恐懼觸怒皇帝的思念之外，其餘的時間，他難過得了不得。

有一天一盆香美的牛腰肉，忽然抬到他的囚室裏來，這受餓的方丈見了之後，連忙跳躍到食桌旁邊，他貪吃這牛腰肉，好像飢餓的農夫一般。亨利在一私室裏，窺視這囚犯用膳，現在跳了進來。

這皇帝呼喊道：『方丈先生！現在你的食量，我已知道了，請你快快拏出這一百金鎊來罷！』於是這方丈立刻付出如數的金鎊來，就此他得准返家，當返家的時候，錢囊裏雖變爲輕鬆，但他的心裏却很愉快，因爲他知道皇帝只要他的錢，不要他的命。

達米塞河「老爹」(其二)

這達米塞河沿利丁而下，便是爲『倫敦的遊戲場』。當夏天的時候，在這遊戲場當中，點綴着無數的帆船和畫舫，河畔的草地，擁塞住了那些由城邑中到那邊去看碧色的草地，白亮清涼的河流以怡悅心目的士女，他們一到

這裏，便覺得異常清快，彷彿如仙界一般，因為他們長久住在鬱熱繁華的倫敦市的緣故。

許多人在假期當中，真有住在這河裏的樓船中的——那種船是闊而平底的，船上造了一種木屋，他們碇泊在這河流中。還有的人帶着篷帳，乘在剗船上，渡過了此河，晚間屯紮在河畔的草地上。

由利丁沿河而下，到亨來(Henley)，此地為河中競渡最大的地方，世界上最著名的船會，都派送他們的船員到這地方比賽。其著名的比賽，常於每年七月中第一星期舉行。

在這比賽的一星期當中——叫做亨來星期——當天氣佳美的日子，這裏有一種鮮豔奪目的景色。河當中浮滿了各種樣色的船——小艇，平底船，舢板——河畔站滿了許多男男女女——女子身上，穿着很華美的夏衣，男子身上，穿着很風涼的白法蘭絨的衣服。在河邊又排列着許多的樓船，每一

隻樓船，裝載了許多穿得很美觀的看客。船旁飾以絢爛鮮妍的花兒。又有長旒，隊旗，幡旗在白亮的日光裏飄颻。在陸地上和水中那些遊移無定的羣衆，他們所有的種種糅雜的光亮的色彩，表現出在世界上——一種最愉快最美麗的景色。

猝然，振了鈴，於是比賽的途徑，便快快的出清了！比賽就在目前了！大大小小的船，都急急忙忙的拖到河畔上去，這裏有水柵和木樁作爲界線。滿河的船，現在要驅逐到河的旁邊去，好像是不可能的事，然而終久能設法使那些小艇，舢板，和平底船，緊軋攏來，好像鱷魚在一器皿裏一般。

於是沿這河畔，呼聲四起——『他們出發了！他們出發了！』觀看的人，都引頸舉踵，爭視競渡的船，這是爲最初瞬息間的景象。不久便有細長的船向河邊衝過，每隻船上有船員八人，竭力把他們的船劃向前進，又有船長一人蹲踞在船尾，他的手裏握着大的舵杠繩索。頃刻間歡樂呼喊的聲音，忽然爆發

起來了，這便是爲得勝一邊的人所高呼的凱旋聲。

亨來的下流河邊的華美的屋舍當中，有一很古很堂煌的大廳，成爲一極顯目的畫景：這便是爲俾斯罕寺院。依丽莎白皇后 (Queen Elizabeth) 當她的姊妹在位時，曾經囚在這寺院當中。他有許多的故事和記錄，其中有一故事是說：『這房間爲一貴婦霍俾 (Lady Hobby) 所住的，她曾經把她的兒子打死了，因爲他寫字不能免去污點。她搓她的手，要想把不可揩拭的墨迹洗淨了。這件故事不可說一點沒有根據，因爲後來查出有許多依丽莎白時代的抄本，便放在一百葉窗子的後面，其中有一本抄本，每行當中，染着墨迹。這件故事足以證實在那個時候，父母對待子女，非常的嚴酷，子女的生死之權，都操在他們的手裏。所以我們就不信鬼，這故事，是可以承認的。』

我們繞著名的鮑爾脫水閘 (Boulter's Lock)，路過克利甫敦 (Cliveden) 山巖，鬱鬱叢林，青翠可愛，沿着河流一直下來，直等到我們望見了一隻很大的塔，

隱隱約約的屹立在河的上面，這便是爲朗德塔 (Round Tower)，他高出溫德莎宮邸 (Windsor Castle)，這宮邸若接近着這河而望，異常的秀雅，他的差池的一排的屋舍，高出水平線上，又點綴着樓臺，高閣，尖塔，那朗德塔尤高過這些。這朗德塔爲英法兩國百年戰爭的英雄愛德華特第三世 (Edward III) 所造的。

自從最先的腦門人以來，溫德莎宮邸爲英國君王的一極寵愛的住宅。別的皇宮當建築的時候，果然隆盛一時，但不久便荒蕪廢頹，獨此宮接近達米塞河，自建造到現在，已經有八百多年了，永永爲皇家的宮邸。

所以溫德莎在英國的皇宮之中，要算最出名；他的對面爲愛敦 (Eton)，愛敦在英國的學校之中，也算最著名的。從溫德莎宮邸的著名的北平壇——自日出至日入公開的——可以得到這規模宏大的學校的很好的圖景，『我們能够望見愛敦學校的全部——教堂同他的高大的尖閣，禮堂的扶

壁和尖頂，呈現出白似雪的顏色，和他靛青色的背景相襯托；緋紅的和藍色的屋頂，站立在這條路 and 那條路；碧綠的遊戲場，圍以湍流。』

這達米塞河，爲愛敦學生的一大遊戲場；他們在這裏划船；也在這裏洗浴。於每年六月四日爲那學校大的慶祝日，該校學生穿着古怪的衣服，羣集在一大隊的船上，駛行到河中的一小島上去，既而再回到水濱的草地上。這裏有兩塊洗浴的場所：一爲噶哥灣（Cuckoo Weir），這裏的水很淺，一般年青的學生都在這裏洗浴的。這灣且作爲練習游泳之用，每個學生於練習打槳之先，必需能够游泳。再有一洗浴的場所，是很著名的，叫做雅典，他乃在外河裏，爲一般大的學生所用的。

從這裏再下來，離開這裏不多的路，有一歷史上著名的草原，他的名字，差不多各個人都熟悉的：這便是倫南米特（Runnymede）或叫做倫南草原，他靠近着河流，爲一很沉靜平滑的草地。相傳在這草原中，約翰皇帝（King John）

曾經在大憲章(Magna Charta)上簽字，(在紀元千二百十五年)由是英國的人民始獲得些自由。(憲章上規定無故不得逮捕人民，非經法庭宣佈，不成罪名；特別徵稅，須得貴族會議許可)靠近這草原現在有一小島，橫眠在達米塞河中，他的名字，便叫做大憲章島。依作者想來，這憲章並不是就在這島上簽字的。大多數的人相信約翰和英國的貴族在陸地上會集，他由溫德莎皇宮騎馬到這裏，會晤他的激怒的百姓。

這達米塞河由溫德莎再一直下來，經過許多出名的都邑，末乃和海潮相匯合。這裏離海尚有七十英里，但鹽水和新鮮的澗水同小川相混合了，——他們匯合攏來，便成這大的河。到這裏這條河發生了變化：便是由清幽閑靜玩賞的水，漸漸變做繁忙熱鬧商業的航路了。『在婆忒匿(Putney)附近，於夏天的晚上雖可以瞧見許多玩耍的船，在河中蕩漾，並在福爾罕(Fulham)有街市花園作為河畔的邊界，可是此河的一大部份，已填充了碼頭，橋脚，和隄

岸了，差不多沒有一種大的船，在這河裏可以寬寬舒舒駛行得過去；但這地的工人，都是很勤勞真誠。這條河的商业在世界上要算爲第一，倘若沒有他，倫敦決不會有如此的興旺發達。」

在一大禮拜堂的都市中

有大禮拜堂的幾個都市，要算是英國主要的「光榮」。這些古舊的都市，所以能引起人家的顧盼，並覺得十分名貴者，全靠着那些莊嚴華麗的教堂，矗立在都市當中，勝過其他一切的建築。假使大禮拜堂建築在一個蓬蓬勃勃大的現代的都邑當中，或者也覺得很有興味，可是終缺乏適當的背景。所以他應當豎立在一古小的都市裏，他的街道很狹窄且極其彎曲；他的屋舍圍繞着三角牆，方格子的玻璃窗，同下垂的樓閣；他的中古世紀的城壁，至今還可以追蹤；並他的廢頹的宮邸，所有嵌線的塔閣，至今或者還可以攀登。

在英國有大禮拜堂的幾個都市中，當以康脫白來 (Canterbury) 爲第一。他

的壯麗的教堂，建設在不列顛基督教最先興旺的地方。甘德 (Kent) 爲英國人種的濫觴地，從前聖奧蓋斯丁 (St. Augustine) 到甘德地方，講演耶穌教的教義給撒克遜 (Saxon) 皇帝愛薩爾堡德 (Ethelbert) 聽，後來這皇帝便變做信徒。

相傳在康脫白來，先前有一教堂，爲羅馬人或不列顛信徒所造的，早已頽廢了，後來傳教的主教到了方重建造的。這教堂漸漸的變做一大禮拜堂，但於紀元一〇一一年敦斯人 (Danes) 攻打這城，大肆劫掠，傷殺者不計其數，把這地方夷爲平地。其後曾屢次有火災，常受驚嚇，這教堂幸虧未曾被焚燒，直到一一七四年，大火暴發，這煌煌的大禮拜堂，化爲灰燼。但不久新的又造起來了，現在這廣大華麗的屋宇的建造，是在那舊的大禮拜堂被焚燒了之後。他的中部的宏大之塔，——便是著名的倍爾哈來塔 (Bell Harry Tower) ——乃落成於二百餘年之後。

『當我們立在康脫白來大禮拜堂的倍爾哈來塔的頂上——有時叫他做天使的尖頂屋——俯視這個都市和鄰近的村落，許多英國的歷史，都鋪蓋在我們的腳底下：當羅馬人同他們的鐵騎未來之前，不列顛人(Britons)在這裏經營；其後聖奧蓋斯丁宣授耶穌的福音給撒克遜黃帝愛薩爾堡德聽；在這教堂下面伯克忒(Becket)曾經被人暗殺的，勃拉克太子(Black Prince)也葬在這塊兒；再曾經有無數的弔望聖湯摩士(St. Thomas)墓地的人，其中有一人，爲英國第一流的大詩家……睜日向東南面遠望，但見白茫茫的狹海，從前羅馬人和腦門人便由這海裏渡過來克服英國的，再有各洲各地的遊歷者和人民，來來往往也必需經過這海裏，那已經有許多世紀了，英國海岸的界線，對於有的人，爲他們瞧見故土的最初瞬息間的景象，對於其他的人，爲他們瞧見異土的最初片刻間的觀察；我們更張日向西北面觀望，則見米德威河(the Medway)同達米塞河和羅千斯脫(Rochester)同倫敦。除此塔之

外，恐怕沒有第二個塔對於我們歷史上的鳥瞰，能得到如此的廣博。康脫白來有這樣好，並處在這樣要衝的位置，所以他從古代到現在，且將永永爲國家生命的中樞，如果英國也永永存在這世界上。』

繞着這大教堂，爲他的圍場（Close）。這圍場爲世界上最沉靜最古怪且最快意的地方之一。密集於這大教堂的蔭影之下，爲那些在這大禮拜堂的教士——包括主教牧師和教會委辦——的屋舍，他們的住宅，同外面的街道，用圍牆隔開，所以避去塵囂，和車馬往來之聲。這圍場的牆壁，當然是很古的了，由一低矮褐色的門內進去。到這內面我們便瞧見很離奇古怪的房子，他們的窗子都爲長方形而且凸出的，每個窗子保持得很整飭。他們的前面鋪着很清潔的草地；他們的後面爲花園，園內掛滿了很光亮的已熟的桃子和油桃。

從這地方，我們走到一所很大的屋舍裏，探悉爲宗教捐命之事蹟，在這屋

子裏便看見湯摩士伯克忒卽康脫白來的聖湯摩士的神龕，這個殉教者於紀元一一七〇年爲亨利第二的四個武士所殺。

在這幾百年當中，英國的人民，把伯克忒當做個殉教者而且是位聖人，所以弔望他的墳墓者，常絡繹不絕。其中有一隊弔望他的墓地的人，描寫在蔡撒 (Geoffrey Chaucer) 的詩裏，蔡撒爲英國十四世紀的大詩家，這篇詩裏描寫這些弔望伯克忒墓地的人，他們騎在馬上從倫敦出發，到康脫白來，精神上何等愉快！友誼何等篤厚！在路上他們互相閒談，以度時刻。所以這『康脫白來的弔望聖墓者』一篇詩，至今仍躍躍在紙上。而無數的旅客到這葬殉教者的骸骨，於倍爾哈來塔之下的都市，所呈獻的金銀寶石，使這神座，越加來得壯麗榮華，可是他們總沒有這樣好的紀載。

大約在紀元一五〇〇年的時候，有一委內西人 (Venetian)，他看見了這聖墓，說道：『康脫白來的主教聖湯摩士的墳墓，幾乎使人不能相信。他的體積

是何等的宏大！而且完全蓋以純金片，純金片上又蓋以各種寶石——像碧玉，金鋼石，紅寶玉，綠柱玉——我們幾乎不看見這種金片了；我們的眼睛無論轉到那一處，總見有一種更美麗的東西，映入我們的眼中。』

這墳墓照耀着金和寶石，直等到宗教改革，他始被拆毀，他的寶物，被亨利第八世奪去；到今日幾乎一點形迹，都沒有了。

這大禮拜堂的第二樣最大的紀念，便是爲勃拉克皇太子的墳墓，他的墓在一個從前稱爲伯克忒神座的教堂內。『他在英雄傳略中是個瑰奇的人物——是一個大的戰將，爲他的民族所愛戴；是克來賽（Cressy）一役的年幼的戰勝者；普梯斯（Poitiers）之役，他是個凱旋者，把法國的皇帝俘獲了；他的一生，替國家增加了許多的榮光，不幸短命而死，他死了之後，英國從此多事，內亂——薔薇戰爭，自紀元千四百五十五年起，至千四百八十五年止——互延國家陷於無政府的境地，我們立在他的墳墓的旁邊，注視他的肖像，仍

覺弈弈有生氣。「他躺在那邊，沒有別種的紀念物存在這世界上，像如此的栩栩欲活；全身仍舊穿着甲冑，他的頭上戴着首鎧，他的脚上有許多的刺激，好像他在克來賽一役所奪得的踢馬刺一般，他又拱住了他的兩隻手，作祈禱的樣兒，好像他臨死時在病榻上所作最後一次祈禱的樣式。」在金帳華蓋之上，懸掛了他的長手套，他的兜鍪，他的曾經光照於英法兩國的軍隊的絨製外衣，和他的刀劍的空鞘。」

但是我們雖則瞧見這大禮拜堂內一切壯嚴燦爛的東西，及所圍繞他的離奇古怪華麗的屋舍，次又觀覽聖馬丁 (St. Martin) 的教堂——這教堂在英國要算爲最古了——末又繞着丹約翰 (Dune John) 走——他爲一很神祕的邱陵，令人不可思議，倘若我們不一觀這古城中所有一切古蹟當中最古的一物，我們還是戀戀不捨的不肯離開他哩！

這最古的一物是什麼東西？是一極小的巷——是一非常狹窄的路，設使

行人不知道他是爲一很古的且很著名的弔望聖墓之人的路。那末當他們經過這條狹巷，一定是不留意的，這條路一直向西可由康德通達到康華耳 (Cornwall)，當這些名詞未有以前，他早早已存在着。由這條狹巷的歷史上講來，「弔望聖墓者的路」這一名詞，還是個近代的名稱，在那般弔望人之前，他固早已存在了；遠在文明朦朧的時代，當不列顛人仍舊穿着獸皮滿戴了金屬向東去裝運經過這些狹的海的時候，他早已存在了。他到底有多少年代了？沒有個人能夠說，但他還沿着隆起線及山岡，這表明在那個時候，他是很高顯的，而偃臥在下面的村落，都爲濕田及森林之地，是不可通行的。

經過西薩克司 (Wessex) (其一)

讀者必要問道：『西薩克司？這是那一個郡？我們會聽得東薩克司 (Essex) 和南薩克司 (Sussex)，但却不知道西薩克司在何處？』我可以告訴讀者，他不是個郡，這名詞現今在英國地圖上不能找到；但是一個很好的英國的名詞，

從前在英國是一重要的國名。

他的位置是在英國的西南部，當亞爾弗來德 (Alfred the Great) 打敗敦斯人，卽了皇位之後；這西薩克司爲他所統治；後來這名詞永永保存着，現在這一塊地方，已分做若干郡了。

西薩克司是一山谷和邱原之地，田野寬廣，土地肥美。他爲鉛粉土阜的出處；那些很大很平順有起伏的高地，鋪蓋着短而且美的綠草，大批的羊都在這裏吃草。在那些大的綠茵茵的斜坡上，夾着白的一點一點的斑紋，鮮美無比。

『在我們平原上，再沒有像西薩克斯的邱原的在歷史上罕有更變；這不是因爲他們山岡的峻拔峭絕，難於攀登，他們並不是這樣的；他們是很容易越過的。在瓦耳斯 (Wales) 及蘇格蘭所有的邱陵，比較那些更來得荒蕪更來得崇高，然而這地方的居民還是很稠密，他們耕植很小的一塊一塊的田地，

並在這些邱陵上散綴着無數的塗粉的屋舍而西薩克司地方的邱原，雖經歷很久遠的時期，依舊是很冷落的，那不斷的碧空的天際依舊可以望見的，連人的蹤跡，差不多找不到的。我們今日看這些大的碧綠孤寂的邱墩，有的約六千尺高，有的約七千尺，有的約八千尺；恰如羅馬人從他的樓船中遠遠地望見他們，撒克遜人從他的長船上，看他們丹斯人從他的戰艦上探視他們一樣。』

這是究竟爲了什麼緣故？我們的回答是很簡單的：就是因爲他們缺乏水量的原故。他們的近傍不聞汨汨的水泉之聲，由一石流至別一石，在平常幾乎點滴的水都沒有；所以在這裏既無樹木，又無屋舍。他們雖則有充分的雨量——由西南大西洋裏所吹來的暴風雨，把他們濕透了——但是這雨水不流下來到他們的斜坡上匯注成河，也不是停滯在凹拗的地方，成爲小湖。這些邱原都爲灰土所組合成的，他們罅隙衆多，所有的雨水，完全爲他們所

吸收去了。

在英國各地水量差不多都是很豐富的，所以我們對於一住家所最需要的東西，便是水量的供給一層，幾乎忘記了。假令有人要建屋於西薩克司的邱原之上，必先打算水的供給從那裏來，是非鑿井不可。從這一層一層的灰土掘下去，須掘多少的深，始能得到水源？他們核算起來，這筆費用是非常的大，所以不得不使他們到別的地方去建造他們的房屋。間或有一二間屋子，疏點在這邱墩上面，這是爲由「幻想中所成之癖愛」的富人所建造的。當冬季的時候，所用的水仰給於屋頂上面所降下來的雨水；在夏天仰給於由山谷中所裝運來的，這筆費用，當然是很小。

有幾處邱原地方的水，仰給於露滴的池沼 (dew-ponds)。在小阜頂上其近傍常有一空洞，成圓形式，他不是十分深的，覆蓋以泥土，水門汀，或其他阻止水通過的東西；這池沼常滿貯了雨露。在西薩克司邱原之上，有許多露滴的

池沼，他們曾經灌滿了雨露之後，永永沒有乾的日子。你們若是到那邊去探望一下子，我可以斷言一定能够得到些水。

『那些熟悉邱原并終生住在這些邱原中的人，能够證明鎮日的行程，或者竟不會得會見一人面。就是偶然碰見，那必定是爲牧羊人。他常帶領着一隻狗在他的近傍，立在一碧綠的小阜的側面，他的羊散放在這近旁吃草。』

在西薩克司再有一大特點：便是爲他的寬廣的野草茂盛之地。許多曲曲折折的荒野，長滿了荆棘，金雀花和野草，這些草兒反襯出黑黝黝的顏色來。除出在五月當中，金雀花開了金黃色花兒來，或八月間紫色的希撒(Heather) (野草名)開了花兒，始把這一片片大的黑黝黝的草地，暫時變換了顏色。

接近着這些荒野和邱原，爲廣大的含着笑容的草地和穀田；這些廣大的草地和穀田，點綴着古雅秀麗的市鎮和村莊。在西薩克司地方，我們找不到幾個大的市鎮，因爲那地的人民，不知辛勞，對於大的工業的中心點，反覺得

煩腦不堪，他們只配耕耕田，看守守羊羣。他們的職業既然是這兩樣，他們所住的屋，當然是爲破舊的茅舍了；這種茅舍一半是用木材造成的，或爲石頭所疊成的，屋頂上面蓋以紅色的磚瓦，或覆以褐色的柴草。鄉村間的小市鎮，除在集市的時日，農夫和小販者到那些市鎮上買賣牛羊和農產物外，異常沉靜，好像睡着一般。

西薩克司的海岸，瀕近英吉利海峽，在英國的歷史上沒有別一處的海岸，也像這海岸旅客常來常往，貨物運進運出如此的熱鬧，雖則這是條狹海。

從前羅馬人撒克遜人和丹斯人都在這河口裏上岸。後來有海盜出沒於沿這海峽一帶，他們曾屢次侵犯并劫掠這些小市鎮。到了中古世紀，沿海一帶小市鎮中的市民，均有防衛，所以隨時可以驅除并擊敗海盜的內侵。但是在紀元一三三八年，在南恩潑敦 (Southampton) 地方一禮拜日子，這市鎮上的人，都到禮拜堂裏去做禮拜了，海盜趁着這機會，便來攻打這市鎮，大肆

劫掠，把屋舍統統焚毀了。

現今遊客看見了幾處沿海岸的教區，有幾很大很堅固的教堂，必覺得十分奇異；看看鄉村當中人數不多，似乎不必要這樣大的教堂，也不必建築得如此的堅固。但在五百年前，教堂常常做各該地方的堡壘。若聽得讎敵將要蒞臨到那一地方的消息，那一地方的人民，都紛紛逃避到教堂內去；婦女同孩子們都蹲伏在聖餐檯前面，祭司在這檯傍祈求讎敵快快地潰散，男子緊張着弓箭，預備從窗洞和牆眼裏射放到敵人身上去。

當英法兩國百年戰爭的時代，西薩克司的口岸，騷擾得最爲利害；沿海一帶的居民，須修理捕敵之船，并須充爲海軍人員。沿這海岸強募海軍之兵隊（Press-gang），異常的忙碌，因爲戰艦上需要海軍人員很是孔急，而自願效勞的人不多。於是一隊一隊的強募海軍人員，由一海軍軍官率領着，打發到各處拿獲成丁的男子，硬緊要叫他們到船上當兵。在那時候的短篇小說上有

描寫在西薩克斯地方的一隊強募海軍之兵丁，在陰黑的夜來，跑到一村莊裏去，衝入村民的茅屋內，把他們從牀上拖出來，強迫他們，到海當中爲皇帝服役，把他們當做真像囚犯一般看待。有時候耕田的人正在耕田，牧羊的人正當看羊，而被這些強募海軍之兵丁掠奪去了。有的人從軍去之後，隔了許多年月，始得還歸故鄉，再能同他們的親戚朋友家人會面，把他們在船上的生涯，及所經過種種戰爭的苦况，講給些親戚朋友家人聽聽。再有一般不幸的人，戰死在海洋當中，他們的名姓就此湮沒無聞了！

經過西薩克司 (其二)

英法兩國百年戰爭的時候，也是爲私運進出口貨物最繁盛時代。英國政府對於濃酒花邊等稅，征斂得很重，并雇用大批的職員，叫做『防止的人』，以巡視港口和海岸，使登岸的貨物，無一不納稅。

然而從法國私運進來的，有無量數的白蘭地酒和花邊，這些貨物若不是

在黑夜用物遮蓋着私入到內地，便是從極荒僻的海岸登陸。逃貨最尋常的方法，便是裝着漏稅的貨物的船，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出現。在黑夜當中有許多的小船，打發到這般私運貨物入口的船旁，搬運貨物，拖回到岸上，且必有一羣的伴侶帶着許多隻強壯猛迅的馬，在海岸上等候着。於是這些馬負載着木桶裏的酒和一紮一紮的花邊，驅馳到鄉間，可以安全匿藏的地方，把這些貨物貯藏在這裏，直等到賣的時候，然後再拿出來。

此種營業，獲利甚厚，因為在那個時候，稅率高得了不得，那般私運貨物入口的人，若能成遂，他們貨物的出售，能比市價格外低廉，而且獲利反而加倍。可是那般『防止的人』常常巡視得很嚴密；他們和私運貨物入口的人，常常要起衝突的。有時候前者得勝，把後者捕捉住了，便把他們的貨物扣留下來。但那般私運貨物入口的人，常出來抵禦。當雙方備着武裝，或竟變成劇烈的戰鬥，結果雙方必都有殺傷。

大概私運貨物入口的人，他們所以能成遂，全靠欺瞞和躲避的方法——他們想出種種的法則，以遂他們的目的。有時候一隻船出現於海岸，她的舉止顯出可疑的樣子，足以使防止的人相信她裝載着違禁的貨物。在深夜她用暗號同海岸上的人互相傳意，但當她抵岸後查不出有什麼違禁的東西。其實她是個引誘者；當防止的人注意她的舉動的時候，別一隻船正在別一塊地方卸貨了。

沿這海岸至今還可以看得見許多古舊的屋舍，在屋舍當中曾經設置種種機謀，以幫助私運貨物入口的人。有時設了祕密的地窖，由一隱藏的門裏通入，酒桶便放在這裏邊，直等到稽查者離開了這屋舍，然後挈出來販賣，在壁板裏面置了一種斜板，是用彈簧做的，當做個小室的門戶，那一紫一紫的花邊，便祕藏在這裏。而且又有一種祕密的地方，專為私運貨物入口者——當他們的讎敵追究得很嚴禁的時候——躲避之用。室內有一石牆，看起來

好像完全是實體的。但倘有一特殊的石頭攥壓其內，牆壁的一部份，立即展開，讓出一條路來通達到一祕室，這祕室便在牆壁內面。這裏剛剛一個人可以藏匿的；當這門戶一關閉，假使沒有人知道這裏面有祕室，那末匿藏在裏面的人，永永不會查出的。

但那般逃稅的人，若無許多的朋友在鄉間幫助他們，他們一定是很容易撲滅的。有許多的農夫，拏他們的穀倉或草棚來容受那般逃稅的人，而逃稅的人必贈給些貨物來報答他們——農夫深知道當那般逃稅的人，離開他們的時候，必有一桶酒遺剩下來，他們即取之，雙方不說什麼，大家肚裏知道。那般『防止的人』有時在很奇異的地方，搜查出漏稅的貨物——在裁判官的地窖內，再有發現在教堂內的，也不祇一次，只由於區內教堂的書記或管禮拜堂者，同那般私運貨物進口的人相溝通，把他們違禁的桶和大包隱藏起來。

至於私運貨物進口者，他們自己詭計百出，以戰勝他們法律上的讎敵；他們倒退馬蹄的縱迹，使他們的讎敵離棄他們所取的途徑；又捏造謠言以混亂那般追逐者；總之他們想出種種的智巧以迷離他們的讎敵，佔最後的勝利。有一天一很活潑很熱心的吏員——在他附近一區內的逃稅者，都見他害怕——在很不好的時候，到一小的漁村裏。在巖山之下的凹處，有一隊重載貨物的馬停歇在這裏，等天黑便上山一直奔馳到內地。那防止的吏員騎馬到一小旅館，這旅館的主人心裏有些擔憂，因為他也是逃稅者之一，然而表面上他顯出一種十二分歡迎這吏員的樣兒來。

在一剎那間，有一種吵鬧的聲音，隱隱約約從鄉間的街道上傳來；後來始瞧見了一漁夫正毒打他的妻子，一時騷擾之聲，震天動地。在這前面那可憐被丈夫虐待的婦人，曾到這吏員進膳的房間；明明因為她正在忿怒並刺激最強烈的時候，所以她會控告她的丈夫，是個逃稅者；並引導這吏員到一塊

地方，使他得到村人犯罪的大的證據。

這婦人說道：『當他們經過這裏，我將領你到他們一碼以內，這樣你能够得到他們的真名姓並確確實實知道他們倒底在何處了』。

這吏員確知這婦人所以肯把這種祕密的事情告訴給他聽，因為她被報仇的心激動了，所以他便允許聽從她的指示。當天將黑暗下來的時候，他輕輕地躲到她房子的背面，從這裏可以望見山道。

這婦人跑到她的房子背面會見他，警戒他勿要有小小的聲音；並對他說道：『假使他們知道你在這裏，你的生命一定要不能保住了；因為那些鄰近的逃稅者，都是很兇狠的。』

她並且吩咐他匿藏在後門旁邊一很大的木桶內，還指示給他看從這木桶的一孔洞當中，他能够看得見攏總的人經過那邊。他渴想要查出那些逃稅者并他們所取的路，所以他便聽從她的指示。那裏知道這不幸的吏員，剛

剛爬到這桶裏邊，這桶的覆蓋，便爲這婦人的丈夫所急推住了——他隱藏在木桶的附近——這蓋頭一直被她緊壓住了，直等到用鎚和釘來釘牢，他然後放手。再用塞子把木桶裏的孔洞塞住。這件事剛纔辦理完結，只聽得一陣呼喊聲說：『孩子們！來呀！我們已把他關閉在桶內了！』

隔了片時這防止吏員，在木桶裏聽得馬蹄得的踐踏聲，經過他的旁邊，恍若魚貫而行的樣子。他關閉在這黑桶裏，只好側耳而聽，沒法可想。這件事從頭至尾，完全是一詭計。夫婦間的爭鬧並不是真的，是偽造出來的，要引誘那吏員到陷阱當中去。果然他墮入他們的詭計中——關閉在木桶內——直等到那般逃稅者走得很遠，不能追及了，然後纔把他釋放了。

經過西薩克司 (其三)

西薩克司有許多很標致恬適的鄉鎮，其中尤以在道啟斯脫地方 (Dorchester) 道實府的自治區的市鎮爲最，他常叫做西薩克斯首都。這極古的市

鎮古蹟重重，可以代表西薩克司——西撒克遜人的地土——歷史的全部。當撒克遜人未曾定居在這地方之前，有一很繁華阜盛的都市，建設在這裏，他是爲羅馬貴族寓所，羅馬兵卒的營帳，也駐紮在這都市中。羅馬人把他稱做丹諾佛利阿（Durnovaria）。在這都市中他們造滿了屋舍，並建築廟宇和戲館以點綴之，使他格外壯麗，可觀。羅馬所有的古蹟，至今還可以找得到，且正在源源不絕的探查發現。有一間殘破的屋子已被拆毀了，當挖掘者把他的根基廓清的時候，他們發見了以前羅馬人所建築的鋪道，並且常常有陶器和裝飾品發現，又或發現很奇異的遺物——偶然間一耑頭挖到羅馬人的墳墓，發見赤裸裸的男子似的形體，或者爲羅馬婦女的形骸，她的裝飾品，依然同她的遺骸埋藏在一塊兒。

羅馬人撤退了之後，便來了撒克遜人，而道啟斯脫依舊是一重要的地方。在紀元一〇〇三年丹麥皇史威（Sweyn）因這地方的丹斯人，在聖勃伯斯日

子 (St. Price's Day) 被該地人民屠殺了，他企圖報復，乃大舉入寇，劫掠焚燒，無所不爲，把城壁夷爲平地。但是這市鎮不久便重建起來了；後來綿延有幾世紀，他的歷史上充滿了火燒瘟疫的爆發之事，和殉教的紀載，直到革命戰爭，兵禍又來臨到這地方。道啟斯脫反抗查理斯第一世，在他的鄰近曾有幾次劇烈的小戰，但沒有重要的戰爭，後來待到查理斯第一世的第二兒子詹姆士第二世卽了位之後，道啟斯脫突然臨到一極恐怖的時代；在紀元一六八五年九月三日，開了個『流血的審判』。塞吉穆爾 (Sedgemoor) 戰敗了，芒摩斯 (Monmouth) 的叛亂漸漸平服了，那極惡不堪的裁判官惹佛蘭 (Judge Jeffreys) 來到英國的西部，大肆淫威，使曾經左袒芒摩斯者們的心裏充滿了一種恐怖。

約莫有三百多人，關閉在道啟斯脫的牢獄中，差不多搥總的人都處死刑，沒有人能幸免的，其中有四十至五十人立刻處決的，其餘的人判決受種種

極嚴酷的鞭打，經歷長期的監禁，並須拿出很大的罰款。

自從芒摩斯叛亂平服了之後，道啟斯脫復變成一甯靜的市鎮——他的極安靖的歷史，除出局部的水災和暴風雨之外，直到今日，沒曾破壞。這市鎮許多的古風，至今還是保存着，是爲一極有趣並可入圖景的地方。在集市之日，擠滿了西薩克司表樣的人民——包括小販者、農夫、車夫、工人和擔賣者。在這市的南面，有一大的橢圓形的戲園，相傳大約在愛格利哥來 (Agri-cola) 的時候，爲羅馬人所建造的。他叫做孟保來圍場 (Maumbury Rings)；圍繞了空曠的地方，有一圈一圈高的墩頭。繞這戲園大約可以容納一萬兩千的看客，每個人可以明明白白看得見角鬥者互相爭戰，或在戲場之下野獸爭鬪的景緻。

在道啟斯脫之南兩英里，還可以看得見一更奇異的古代的建築物——不列顛的一很偉大的泥工，現在大家知道他爲馬登城堡。他爲一極大的駐

紮地，或叫做小阜上的堡壘，因為他建築在一天然小阜的平頂上。這是爲不列顛人所建築的，工程浩大。他在現今所留存着的城堡當中，要算爲最大，自東至西約有千碼，自南至北約有五百碼，所圍繞的面積，佔四十五英畝。城堡的全部都是圍繞着壁壘——有幾處兩層，餘者三層——高度約莫有六十英尺，峻峭異常。當這些壁壘爲不列顛族的戰士——他們團聚在堡壘的裏邊——所固守着，那是很不容易攻破的。

西薩克司地方的河道不很多，其中一大半都是不十分大的，但是這些河裏的漁業很著名。在這些河裏出產一種佳美的鱒魚；河流因爲經過了一層灰土，所以濾得非常清潔透明，往往在十英尺至十二英尺深的沼池底下的石子，我們粒粒可數。河水因爲這樣的澄清透明，所以要捕捉鱒魚同鱒魚，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薩克司最大的一河便是亞豐。

(Avon)

他的河流，經過塞里斯伯平原

(Salisbury Plain)——史通漢金 (Stonehenge) 偉大的紀念物，便在這平原上

——再穿過塞里斯伯——他華麗的禮拜堂的尖閣，是一很著名的地界標

(Landmark)——直達英吉利海峽。西薩克司的古舊的紀念物當中，以史通

漢金爲最古。我們祇聽得他是爲不列顛人所造的；他的砌鋪是爲羅馬人所鋪設的；但沒有個人能確確實實知道史通漢金的巨大的柱石，倒底那一類的人所造作的。並且我們也不能真正知道爲何要建造他。依我們想來他用作敬拜神祇——那些巨石造成一古廟——但是對於這種猜想，我們還不能決得定是對的。

史通漢金包含兩圈巨石，直挺挺的豎在地上。有一部份的石頭橫疊在別的石頭上，變成拱形式的樣子；雖則有許多已經碎斷或倒坍了，還有許多仍立原處，所以我們不難想像他原來的形狀。外面這一層圓圈大約有一百碼，是用獨石柱或單獨的石塊造成的，高約十五英尺，闊七英尺。由外圈至內

圈計有八英尺，內圈的高度不過六英尺，他是用較小的石頭疊成的。有兩個卵形物是用巨石造成的；內層的卵形物中包含一厚片的巨石，依我們料想起來，這便是爲祭壇。

講到這裏，我們便要問：什麼人建樹這一塊一塊的巨石，並且擺放得這樣的端正？對於這一個問題，就是有學問的人，也不能夠回答得出來。據大眾人的意見說來，史通漢金造來當做廟宇以敬拜神祇，是爲古代伯列通的祭司特路伊（The Druids）所指揮的，但對於這一層是否確切，我們不能斷定。建造史通漢金的人，除他們所建樹巨石外，對於這浩大的工程，沒有別種的紀錄。這最古的紀念物所以如此的晦昧，或者因他還在無史的時代所建造的。

周繞尖邱

倘我們從西薩克司的灰土區域，一直向西南走，便到一「別有一天」的村野：入到出產花剛石的小阜地方。花剛石的小阜和灰土的小阜，是很有差別

的。以前我們在西薩克司一帶所看見圓而且平的斜坡，現今在這裏只見峻拔峭絕的層巒，同斷斷續續多岩石的山脊；以前我們所看見的平曠的芝士，現在只見野草蓬勃的澤地，中間又爲深谷所隔斷，以前我們所看見的乾涸的灰土山坡，現在只見流泉汨汨，時起泡沫的山谷了。

花剛石的羣阜，以在達德穆爾（Dartmoor）——便在德豐州的中部——地方的爲最高。達德穆爾是一大的高原，這裏的花剛石高出海面約一千八百英尺；他多半係荒蕪之地及磽确之沼澤。各邊都是崇高的山嶺，同鋸齒似的尖邱；這裏那裏都充塞了極淺的山谷。在那些極淺的山谷間，常撒蓋了巨大的花剛石的光圓的石塊。

這些尖邱，都係高大的花剛石的圓阜或巒峯。「尖邱」這一名詞和「塔」字有同樣的意義。在尖邱之中最出名者，要推協思土耳其（Yes Tor）。繞這些尖邱，爲廣大的高高低低彎彎曲曲的沼澤之地。除三三二二澤地的綿羊，在一簇

野草中吃草，和一羣驍悍的小馬——很活潑潑地絨毛豐盛的小動物，有長的鬃毛和尾，神速如鹿，步履穩固如山羊——之外，沒有別樣的生物。

在這荒涼的鄉間，有一大的牢獄，叫做達德穆爾重犯的牢獄。所以揀擇這一地方做牢獄的原因：要使沒有個罪犯希望能徼倖逃脫。許多的罪犯日間在牢獄近傍田裏作工，他們爲武裝的巡邏者看守得非常嚴密，可是還時常有人要想逃脫。這種逃犯縱或能脫離數小時的桎梏，然而不久便要被巡邏者逮捕了。他見得他雖則暫時能脫離這小小的牢獄，但又入到一個大的牢獄中——沼澤的牢獄。在達德穆爾的地方，沒有什麼森林，所以逃犯沒有什麼地方可以隱匿；他又不能隨他自己的意思，任擇那一條路，因爲在這地方很多泥濘之地，極其難行；對於這一層，他又不能不防到。

許多處所，有很深的沼澤，假使罪犯踐踏在這上面，他們便要淹沒下去，爲泥漿所覆蓋了。所以逃犯在晚間不敢出發，誠恐走到沼澤之中；在日間又容

易被巡邏者望見，所以達德穆爾地方的罪犯，幾乎沒有逃脫的機會了。

再有一村野，也散綴着無數的尖邱，並圍滿了沼澤之地，這便是愛克司穆爾 (Exmoor)；他在德豐之北。愛克司穆爾的小阜，以出產小馬著；并爲紅色的野鹿常臨之所，他們有時爲老練的獵狗所追逐。

但他的鄰近的四圍，並不是完完全全是巖石的高原，撒蓋着大塊的花剛石。繞這尖邱有幾處爲英國最美麗最肥沃的土地。達德穆爾之南及其北，係一片村野，爲農產最富之區；各處都出產牛乳。畜牧事業，十分發達。德豐府的乳脂，人人所知道的，并到處受歡迎；甜而且香的蘋果酒，就從他佳美的果園中所產蘋果製造成的。

每年必有大批的遊客，到這名勝之地來賞識賞識他的美景，并到德豐郡的狹道上來閒蕩閒蕩。在鄉間耕植之地的狹道，和別地方的道路，很不相若，這地是紅色的；他的地層係軟紅色的砂岩所組成。狹道便從這田裏穿過，蜿

蜿蜒折成爲深而且拗的路——有時非常的深。馬車在這道路上走過，人立在田的兩旁，竟竟地不能望見他。從前一著作家，敘述在一晚秋的日子，坐在一兩輪馬車內，沿着一深拗的狹道而行，他猝然聽得獵狗的叫喊。遠遠地望見一獵人從這道路上來了，他手裏執着韁繩。既而從他的頭上面疾行而過。男騎者和女騎者結隊成羣，在這狹道上奔跑，好像風馳電掣的一般；獵人碰着大的壕溝，常作令人驚奇的跳躍。

這些壕溝似的狹道是怎樣成功的？由于車輛來來往往踐踏其上，經過了很長久的歲月，把這道路上面的泥土漸漸剝蝕并裂開了。在鬆軟的紅色泥土上，車輛的摺痕，馬蹄的重踏，曾把這地面冲坍下去；雨水又冲去了鬆土；直等到這狹道變成現在樣式的很大的槽。

諺云『可愛如德豐府的狹道；』他的緋緋紅的泥土，和溫柔取暖的空氣，同別樣好的景緻，湊合攏來，變成了一種奇異爛漫的景式，令人黯然魂銷。當

春夏之際，峻峭的河岸，長滿了羊齒野花和低矮的叢林；在秋天的時候，把凋殘的葉子統統焚燒了，烟火重重成爲奇觀；一到了冬天，那河的兩傍，疏疏落落裝點着鮮妍的冬梅，華麗無比。

這地方的海岸線，無論是向南的或向北的，在大西洋這一邊的，或在英吉利海峽這一邊的，都很顯出美觀的樣子。北部有很大的突出的巉巖，叫做谿谷直通到洋海；這裏的山谷，清幽可愛。金士雷 (Kingsley) 在他的『西向止步』第一頁中，描寫比德福德海口 (Port of Biddeford)，他的藝術十分工緻，使我們讀了之後，不得生出一種羨愛北德豐的景緻的觀念。他說：

『那些曾經遊歷過北德豐，賞識過他的精雅的景緻，必需知道比德福德的一小小的白色市鎮，他從他的廣闊的河，漸漸地向上傾斜；這河的兩傍鋪蓋着黃砂；河中橫眠着許多拱形式的古橋，由此可直達西面的高原；橋下有無數的鮭魚，游來游去，靜待秋水的泛濫。市鎮上游，有一個個小阜，緊

密的圍繞着，小阜上面參參差差裝點着深黝黝的橡樹，由橡樹中這裏那裏伸出羊齒似的深藍灰色的巖石；他們漸漸的下降，一直拓展開來，都爲圓邱及紅紅綠綠繁茂的方形地；直等到他們及到矇矓矓渺渺茫茫的平地，和卑濕的監田；在這裏又重疊了一個個砂邱，托立基（Torridge）和托烏（Taw）即于此地相銜接，一直通到海灣裏的滾滾巨浪當中，和大西洋內永永不息的雷聲似的大浪之中。那古舊的市鎮處在那地——在意大利的穹蒼之下，日夜猛吹着新鮮的海洋裏的微風，使冬天不致有酷烈的涸凍，夏日也不致有內地的酷熱。』

比德福德稍西，爲克洛甫來（Clovelly）的漁村，他顯著的地位和他四周的美景，使他格外著名。克洛甫來橫臥在一高大的巉巖的裂開之孔隙當中，他所有單一的街道，彎彎曲曲上上下下繞着這峻峭的巖石，屋舍建築在每一角隅之中。這地方的四周都是叢林的山巖，在『舊世界』當中，這鄉村的美，沿

全英國的海岸，要推爲第一了。

托窺 (Torquay) 附近，有一很著名的南德豐的瀦水所，係一很奇異的洞，喚做康德的大穴 (Kents' cavern)。他的外面不過七英尺闊，五英尺高，但走到他的內面，將尋出有一很大很大的洞，長約有六百英尺，其中有無數小的孔洞和脊柱穿貫在石灰石當中。

這一大穴，從前爲山石中人的住所，現在那般人在英國早已絕迹。這因察看一層一層的山洞而證明的。在山洞下面很深之處，查出有人的骨頭，器具和兵器的遺迹。又有象、犀牛、鬣狗、熊、狼的骨頭，夾雜在這當中。這些器具和兵器，都是石頭做成功的，這明明白白可以證明從前住在山洞裏的人，用箭和長矛射弋野獸，射死之後把他們帶到山洞裏來；那種箭頭和長矛，是用火石磨成的。這些事的遭逢，已經很久遠了，因爲有幾種動物的遺骸，久已絕滅了。托窺爲沿這很長的海岸許多可愛的地方之一；因爲南德豐的美觀，和北

的不相上下。紅閃閃的砂岩，屹立在蔚藍色的洋海上面；那些沒有山巖的土地，氣候雖則是很溫和，土壤也很是能夠滋生，但很容易捲入漩渦之中爲猛浪所沖塌。

『圓形的小阜，漸漸地傾斜到海裏；中間夾雜着濃綠色的方形的草地，深紅色的荒田，和高大可作爲木材的樹林的公園。一長行一長行高大的榆樹，從折斷的籬笆中透露出綠翳翳的葉子來，直通達到水濱；他們枝幹，碰着無論怎樣大的風，總不會吹折的。這裏那裏蘋果園裏的蘋果，剛剛含葩，曝曬在溫柔的日光之下。一狹條一狹條的草地，填襯着清幽的山谷，在這裏有紅色的牛，偃臥在叢草之上，離開石卵的海岸，約莫有兩碼光景。這海岸現在岑寂異常，潮水離開得很遠，但隔了六小時以後，一陣一陣白亮的泡沫，隨着浪花滾滾而來，散灑在附近的行客與牛羊身上，及修齊的花園裏邊。他們從不知霜雪爲何物，只看見秋季的花兒和春季的花兒相承接，陳年的花冠，淹留到新

年。

聖地

康威爾 (Cornwall) 是一英國嵯峨的土角，觸出在大西洋當中，好像一個人跨出他的足腿；他常叫做聖地。這個名稱的來歷，由于每一別的鄉村的命名，都依照着一位聖人的姓名；其中有一大半的姓名，爲史乘上所沒有的，且在別的地方從沒曾聽見過。據我們所知道的，有下列的幾個姓名：聖古巴 (St.

Cuby) 聖杜特 (St. Tudy) 聖潑倫 (St. Piran) 聖伊韋 (St. Ewe) 聖勃來日

(St. Blazey) 聖伊甫 (St. Eve) 聖梅倫 (St. Meryn) 聖堡陽 (St. Buryan) 聖更納

(St. Gennys) 聖伊塞 (St. Issey) 及其他從未聽聞過的姓名。

這些聖人的姓名，使我們追想到從前當英國尙爲一異邦教國的時代，我們撒克遜的祖先，在那個時候還是尊奉奧丁 (Odin) 莎爾 (Thor) 并敬拜他們。既而康威爾擁滿了不列顛的基督教徒，當撒克遜人未克復是土以前，他

們不得不向西遷徙。這地多克勒特 (Catho) 的聖人，其中有許多是從愛爾蘭威爾斯 (Wales) 伯列墩南 (Britany) 遷移到那邊的。

每一位聖人，有一所教堂，專爲他設立的，這教堂即取他的名稱，繞這教堂的鄉村取同樣的名稱，常常一直到現在還是用他。建造的程序是這樣的：當一位聖人遊歷各處，到一塊地方，依他想來有設立教堂的必要，他便從住在這一地方的一族之首領，討得一小塊地方。這聖人就居住在這一塊地方，齋戒祈禱四十日四十夜，等到過了這期限，這一小塊地方，永專備宗教用的，且就以他的姓名作爲稱呼。于是他和他的教徒，建造一所教堂在那邊，有時修道院，也築在這旁邊。當他對於一切都安排好了，常常再往別的地方去，建一所新的教堂在這第二塊地方。

這些古代的聖人，很受人民的愛戴，因爲他們常常用他們的力去感化那些領袖，使後者對於貧苦顛連，不能自助的人，存一種慈悲仁愛的心。關於這

一類的古事很多，至今尚深印在那地方人民的腦筋中央：有一天當聖哥侖倍（St. Columba）在路上走的時候，他瞧見一貧窮的寡婦，收集了有刺的蕁麻，他便向她問道：『你爲什麼收集這蕁麻？』她回答說：『我貧窮到這般地步，甚至沒有錢去買別樣的食物，所以只好收集些蕁麻來煮煮熟，以充飢餓。』

哥侖倍說：『當我的百姓如此的貧苦，我不願再吃好的食物了！』

他回到修道院之後，他的門徒急急忙忙替他準備食物，他便對他們說道：『從今天起，我只以蕁麻做我唯一的食物料，而不再吃什麼別樣好的食物了！』

但是隔了幾時以後，他的門徒尋出這良善的老年人的身體漸漸地瘦下去，又弱得不堪，變到好像有病的人了。所以他們當那個時候，對於食物方面，不得不替他備得稍稍講究些：取中空的接骨木的莖，當中塗滿了牛油，作爲食物；并用牛油和蕁麻來作羹湯。』

他說：『這尋麻有一種新的味道了，既來的濃厚；又來的甘美。我必需去瞧瞧他們倒底放些什麼東西在這裏邊。』所以他去監視他們怎樣烹飪了。

他的門徒說：『親愛的夫子！你看我沒曾擺什麼東西在這裏烹煮，只有一莖，用以調和食物。』

這種聖人教訓百姓，當他們血氣旺盛的時代，對待孩童和啞口無言的野獸同鳥雀，應當十分仁慈。下面爲一關於一位聖人和一小孩的故事：

從前有一位聖人，名叫聖麥卡遜 (St. Maccarthen)，他鄰鄉的君主，是伊奧凱德皇帝 (King Eochaid)。有一天這皇帝特地差遣他的小兒子，送一個消息給這位聖人。臨行時這小孩的母親，給他一只紅的蘋果，叫他在路上吃的。那知道當這小孩在路上走的時候，他就拿這很好看的蘋果來頑耍了。他把這蘋果拋擲，偶然滾失去了。他這裏那裏尋個不住，直待到疲倦極了，躺在途中，不久就睡着了；在那個時候，白日已漸漸沉落下去了。當他睡着在路上的時

候，剛巧來了這位聖麥卡遜，他見了這小孩之後，便立刻脫去他的外套，裹在這小孩身上，并且鎮夜坐在他的旁邊以護衛他。許多人從這路上經過，但這位聖人竟不睬他們，因為他不願攪醒這小孩，又不願使他遇着意外的事情。

有許多的聖人，不但各個有一座教堂——即以他們的姓名來命名——且各個有一井。康威爾地方，有無數的「聖井」。在古代這些井具有神奇的力量；人民往往從遠方來嘗飲這聖潔的井水，并向聖人立誓。聖愷尼（St. Keyne）井為這些井之中最著名之一。一般人民都相信：新結婚的夫婦，先飲些這井裏的水，這樣他們的家庭，將來永永會得順利。莎賽（Southey）有一首敘事詩，描寫一新郎如何趕急趕忙由一教堂中出來，到這井邊；可是這樣的奔波是徒然的，因為他的新婦早已有一瓶井水帶到這教堂裏！

康威爾是一荒蕪凹凸的花剛石和孤寂冷切的沼澤之地，有可愛的山谷，散點在荒野間，谿谷中長滿了樹木，田間的草，到了冬天依舊是綠油油的。他

一大部份的海岸都是很危險的，因為有許多巉巖峭壁，間或為孔隙所分斷。在這海岸，舟人須有一定的碇泊處，當風雨交作的時候，那尤其急要；假使他們的船不碇泊好，十分之八九總要葬身於魚腹之中。很恐怖的沉船破舟之事，常遇於康威爾的海岸，而在孟南克爾斯（Manacles）——是一大礁，接近李柴德（Lizard）——尤為慣常之事。在這地方和禮拜堂接近的墓地，有無數溺死於近旁海濱中的男女的墳墓。

倘若我們在一七月間晴和的早晨，到李柴德附近的山巖上逛逛，便瞧見了許多的漁夫，在那裏口中銜着烟管向海中注視，顯出一種怠惰的樣式。但猝然之間，有人——他們原來坐在芝士上面——跳躍起來，他一面跑，一面大聲疾呼，好像發狂的樣子；又向海當中指示，直跑到一巉巖的邊脚，他又呼號不止，因為他的朋友，即在這下面，他的同伴，注視他的行為，既而受着一種同樣的刺戟。我們對於這種動舉，必定十分驚駭，到底是爲了什麼事情？我們

如果向他們所指示的方向，仔細探視一回，便尋出有一片黑油油的水，水上面有一羣海鳥，隨着海水浮遊。更有一大羣的鯡魚向岸邊遊泳，這些閒蕩的人，坐在山巖之上，向他們注視。

巖巖上的人，叫做『於安』(huers)——呼喊者(由法文 huer 一字得來，即呼喊之意)——他們的叫喊及種種的記號，便是指導他們在船中的朋友，向那一方方向曳動，這樣可以把鯡魚圍困住了。那一羣一羣的鯡魚，從水面上看下去是看不見的，但這些「呼喊者」在高處倒可以時時刻刻望見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魚，以指導在下面的漁夫。

鯡魚這樣東西，看起來同青魚差不多的，不過他的鱗較青魚來得大，而他的形狀較青魚還要小些。這一類魚，在每年六月底始出現；但在那時候他們還是在深水裏邊，捕魚的帆船從海灘航駛出去，探尋他們，然後下浮網以捕之。這種網掛在水裏，好像苧麻的牆壁，穿過漂蕩的潮流一般。一羣一羣的鯡

魚，遊入網內，他們的頭攢在網眼之中，他們的鰓爲網線所牽繫住，因此無法逃脫。這種的捕魚法子，只能在晚上施行，因鱈魚的視覺力，非常的銳利，在日間決不會鑽到網眼裏去。

到了秋季，這種鱈魚漸漸接近海濱，在這時候捕魚事業愈形發達，所以這時節可以叫做捕魚時節。一大羣一大羣的鱈魚，異常好看；海裏發現了一大塊一大塊的魚，在水面上騰湧起來。還可以瞧見無數的魚，從水面跳出，好像鱈魚在河內一般。此時漁夫不得不用他們一種大的引網（Seine-nets）——此種網一端下沉，一端上浮——用圈圍的法子以捕之。

那些漁夫由「於安」——呼喊者——之嚮導，散擲大網，繞着一羣鱈魚，直等到把這一羣的魚，包圍住了。小的網罟散擲在大的網罟當中，鑽入網中的魚，拖到等船近旁的水面上。當網取出來的時候，網中鋪滿了銀子似的抖動的魚，頗有可觀。漁夫用筐籃來取出，把所捕捉着的魚，數十數百的拋擲到船

艙裏邊去，等到這船滿載了魚之後，便立刻向岸駛行，以等船來代他的位置；這樣儘管繼續捕捉下去，直等到網底空空爲止。

在海岸上同海裏有一樣的忙碌，漁村之中每一個人，須跑到沙灘中去給以一臂之助。這些滿載了魚的船，是很容易出空的；有時向魚羣行駛，有時再回駛到海岸。在岸上等候的工人，把所有的魚裝載到地窖附近，漁婦用手把魚貯藏到地窖當中。裝載這魚在在須人工。他們用驢子的車輛小車手輓的車，推到那邊。旁邊跟着幾個小孩，他們負着滿筐的魚；再有小小的孩提，手裏也擎着小籃，籃中擺着十條或二十條的魚。總之希望所捕捉着的魚，擺到地窖中去，愈快愈好。

擺鮮魚的地窖，常常鑿開了巨石做成的，最下一層的底，是用鹽覆蓋的。漁婦於鹽層之上，鋪滿了一層鮮魚，然後再用一層鹽蓋之；這樣一層鹽，一層魚，直等到滿窖爲止。地窖的頂上面，壓以很重的板，把下面大批的魚所有的水

和油榨出。魚醃在這窖裏，須隔數星期之久，然後開出來把淹醃的鱒魚，納入桶內，裝到市場出售。

在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鄉間

英國最大的詩家，生於「多葉的華韋克郡」(leafy Warwickshire)，適當全國的中部。他早時代的家庭——在史脫來福愛豐 (Stratford-on-Avon)——接近一小川，這小川輕輕地經流過一美麗可愛的村野。華韋克郡既無荒涼或鮮豔奪目的景色，以供遊客玩賞，又無參差不齊的巖石，或衝湧的急流，但佈滿了寧靜可愛的景緻和空氣。這地多野草，縈繞着緩深的河流和小川，他們斷斷續續地爲最可入畫景的森林的風景所分隔開來，顯現出各種不同的景色。他的官道和側路，疏疏落落地散點着一個一個鮮妍燦爛的公園；和傳說宏富，建築古雅的古代的石邸和居宅。

史脫來福愛豐在今日恰如在古代一樣，仍舊站立在一肥美的牧場和饒

水之處。亞豐河的水澄清如銀子一般灌流其旁；他的四周環繞着碧綠的草地，和肥沃的穀田；還有一條一條多葉的側路或阡陌，通達到鄰近的「舊世界的村莊」裏邊，這裏爲莎士比亞最熟悉的地方，也是爲他的故鄉。

在這市鎮裏邊，最足以令人注意并引起人的興趣的，便是爲從前莎士比亞生之屋；此屋是在亨來街 (Henley Street) 上是一很古怪一半爲木材所造成的兩層樓的房屋，他的窗子做在屋背面的，并有一木做的洋臺。自從莎士比亞的時代到現在，這房子已經經過大大的更變了；其中約有二百多年用做住房，後來變爲肉店。最後在十九世紀的中葉，此屋始爲英國國家所購買了，於是把他漸漸恢復原狀，足以代表莎士比亞的家庭。

他的墳墓離開他的生長地不遠，是在三體合一禮拜堂 (Holy Trinity Church) 的聖壇的所在。這大禮拜堂建築在一平臺上，和亞豐河十分接近，四面圍繞着樹林，由一兩旁種着菩提樹的道路通入。他的宏壯華麗的尖閣，高

入雲表。遊客到這地方去，沒有一個不觀覽莎氏的紀念碑和他的墳墓。這大詩家的半身像，懸掛在聖壇的北面牆上，他的墳墓卽在這下面——在祭壇的柵欄裏。下列這一首詩，是莎氏自己做的：

『好朋友！ 好朋友！

你們爲了耶穌的緣故，

不當把這裏的遺骸掘開。

賜福對於這裏石頭不加傷害的人，

降災移開我的骸骨的人。』

莎氏爲什麼寫這幾行的字？因爲在他的時候，墳墓慣常爲人所挖掘開來，莎氏但願他的骸骨安寧寧貯藏在墳墓裏。這墳墓大率他自己揀擇的。

一個最有趣味的地方，是蓋爾德大廳（Guild Hall）他是一燦爛古雅的半用木材造成的屋，建築於千二百九十六年，幾百年來一直用做市政廳。當莎

氏少年時代，大概常常到那邊玩耍的；在這裏他始熟悉演劇，并認識那般演劇的人，因為在他的少年時代，在這裏扮演的人是係往復行動的戲班。

在蓋爾德大廳上面，是著名的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莎士比亞曾在這學校裏邊學習如約翰本（Ben Jonson）所說「小小的拉丁文，稍稍的希臘文」（“small Latin and less Greek”）。據說莎氏所用的書桌，現在放在他的生產之地的博物院中。

當莎氏由倫敦回到他的家鄉，他購買一座華美的住宅，喚做新地（New Place）。在這裏以終他的天年。在他的花園之中，曾經手植一桑樹。自他死了以後百五十年的光景，他的財產歸於一教師的掌握中，這教師叫做蓋斯脫（Gasfield）。他的性質極暴躁，并且很私自利的。始初他因為遊客常常到這鎮上來請參觀這大詩家手植的桑樹，不耐他們的騷擾，他忿怒得了不得，所以便把這桑樹斫斷了。但這不過一起點，後來還有種種更壞的舉動。

隔了幾時，蓋斯脫來爲了新地納稅的事情，又同史脫來福 (Stratford) 的執事，爭鬧起來。他忿怒到絕頂，於是便把莎氏的屋舍都毀了，并且所有家具等等，也統統被他賣光了。所以現今這種一點遺蹟都沒有，只贖一地基和幾個根基的痕跡罷了。

當遊客參觀莎氏的紀念物，他一定很歡喜從史脫來福再跑一英里到雪脫來，瞧瞧哈薩威安 (Anne Hathaway) 的茅屋。這屋舍一半是用木材，一半是用茅草造成的，非常的雅緻。據說莎士比亞的夫人，在未出閣以前便住在這裏，但此說不是很確實的。大衆都相信，在莎氏的時候，此屋舍爲一人姓名叫做哈薩威李鵲德 (Richard Hathaway) 所居住的，他有一女兒，名叫安或安斯，(Anne or Agnes) 這位安女士是同莎氏的夫人哈薩威安好像稍有些關係，但沒有確切的證明。可是一般人還是相信這傳說，這茅舍現在已經入於莎氏生產地保管者之掌握中。

繞史脫來福，到了一村又是一村，各處都是這大詩家所認識或同他的姓名有關係的，一天一天的很愉快而且容易的過去。一年當中最好的時節是在春季或孟夏，當

『紛亂的錢花，蔚藍色的紫羅蘭，

貴婦的雪白銀子似的衣服，

黃色的杜鵑花——

這些都裝點在草地之上。』

此時這道路上遮滿了高大的榆樹的嫩葉的影子，這種榆樹長在深肥的地上，婆婆娑娑的繁茂得異常，他有時叫做「華威克郡的野草」。

離開史脫來福約莫有四英里光景，有一座古雅的伊利沙伯時代的宮室

——查爾殼脫

(Charlecote)

——傳言莎士比亞曾在這鹿園中打獵。據許多

關於他的傳奇軼事古舊的紀載上所說，他所以離開史脫來福往倫敦去，是

要避開查爾殼脫的路錫 (Sir Thomas Lucy) 因為莎氏曾經偷竊他的園中的鹿的緣故。是否有這一回事，我們現在不能斷定，但從他的著作中明明白白可以看得出他同路錫是不對的。在他的『溫德莎悅意的婦女』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中，有一位人物叫做薛路 (Justice Shallow) 作者對於這位人物曾下一種戲謔的措詞，和譏誚的論調。從各方面觀察，便知道他所繪寫這位妄自尊大的鄉紳，暗暗地就是指路錫而言的。

查爾殼脫的邸第，在伊利莎伯時代宮室的樣子當中，要算最完全。除出添了幾間廂房之外，依舊和路錫當紀元千五百五十八年建造這座房屋的時，沒有什麼差別。造的時候本來有正面一座，凸出的耳廂兩座。後來在千五百七十二年，伊利沙伯皇后曾參視這邸第，路錫因為要尊重這次的寵臨，特地加添了一洋臺，并裝飾着皇后的徽章和花押字，(二三文字組合而成的記號)。並且房子的圖樣，恰如大楷字母E字，這樣作為皇后寵臨的紀念。

查爾殼脫從一條路上經過一古舊的門樓而通入。這門樓是爲最美麗最古雅的房子之一；由這房子通到一庭心，或圍繞了牆壁的花園。這地方秩序最來得整飭，并最能保藏。這一伊利沙伯時代的家庭，直等到二十世紀，還沒有什麼更改。

一間英國古式的房屋

英國有無數的石邸寺院和貴族的邸第，現今他們還是爲那些曾經建築這些的人之後裔所佔有；或者也有屬於那些在後來歸入他們掌握中的人；但在這些壯麗輝煌的大廈之中，罕能揀得出一間是屬於英國精美的古式房屋一類。我們對於大的石邸——像在華威克的，他們的鑿額的牆壁和莊嚴的砲壘的雉堞，不過表示出從前建築他們的人之最大目的，便是爲捍衛起見——現在姑且置之不論，讓我們講述一建築在太平時代的邸第，康潑敦華晏(Compton Wynyates)——他是一很精美古式的華威克郡的房子，建築

於紀元千五百〇九年。

康潑敦華晏是在一很隔絕的地方，離開史脫來福約莫有十二英里光景，隱匿在森林叢密的狹谷中。要到這裏須經過一條側道，我們對於這屋舍始初不能看得見，直等到走到他的附近，纔能望見。那錯錯落落閑雅的景物，像三角牆，尖閣，雉堞，烟囪等，都顯現在我們的目前。看了這宏壯華麗的房子，建築在一這樣幽隱孤獨的地方，我們必很覺得奇怪。

這房子建築的時候，恰當一石邸之塔閣的高牆，已經不爲人所喜歡，而大家趨向於較亮較安逸的大廈，他的牆壁出許多的窗洞，可以放進光來。但同時若居住在這新的大廈內，而沒有什麼護衛，是也不行的；所以繞這房子掘成了一壕溝，祇能用吊橋出入。到了我們太平的時代，這木做的吊橋，用不着了，乃代以石橋。但是阻梗通到這房子的拱路，爲橡樹所做成的門戶，至今依然存在着，在這裏我們還能夠看得見在紛擾時代爲守護者所放的鎗彈痕

跡呢。

現在讓我們走到大廳裏邊一看——這大廳爲這古式房子的首要房間，從前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全家的人，統統在這裏宴會，大家環繞着一長檯，主人和賓客都坐在置鹽之皿的上邊，僮僕和次一等的客人，坐在這下邊。這大廳同那座大廈有同樣的高度，他的屋頂的木材極好；在一邊爲樂師臺——一古雅半木的建築——在這裏當會逢佳宴或偉人降臨，那般樂師，彈奏很好聽的音樂。

在這大廳裏站立着一很大的榆樹的木板，長過二十三英尺，闊約有三十英寸。這木板曾經作爲『雙陸盤戲玩』(Shovel-board)之用，這一種寵愛的遊戲，有很長的歷史，當用的時候，放在檯架上。

在這大廳裏康潑敦威廉 (Sir William Compton) 曾經款待亨利第八；他隨英皇到金服之野 (the 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 [史不爾之役] (the Battle of Spurs)

他獲得很大的聲望，他所以爲胆大的海爾皇帝 (King Hal) 的寵臣，從這皇帝手中，這武士得到很多的資產。

和大廳相接近者爲一大的客堂，當他們從大廳裏退下來之後，便在這裏休息，所以他又可叫做家庭間的私談室。這私談室裝飾得很華麗。畫棟彫樑，又飾以橡樹的嵌板，繪刻屋主的手臂。客堂那邊，又有一教堂，他飾以很古的木的畫板。這些彫刻物比較那座大廈還要來得陳舊，大概相信他們由一古舊的石邸搬運來的，這石邸便是爲康潑敦所拆毀的，這樣他可以用這裏的材料來建造他的屋舍。

這座大廈共有八十餘間的房間——包括客廳，膳廳，寢室，大廚房，——大廚房內都有砌于壁上的大火爐。共有十七層分開的樓梯，在屋內幾乎繞滿了樓梯。據說這一座大廈綜計有二百七十五個窗子，雖則最古一層有一很奧妙神祕的窗子，第一回瞧見了之後，永永不再能尋得了，因此計算起來，容

易使人混亂，不能得到正確的數目。他的烟囪聳出在森密草堆的叢林中，依曲折好像那些窗櫺一樣能使人迷亂哩。

那些容易令人迷亂的窗櫺和烟囪，是有一種奧妙的道理在這裏，因為康潑敦華晏滿佈了祕密的匿藏所。在幾百年之前，他們是很有用的。到了今日除非人做了錯事，否則無需匿藏自己。無辜的人就是碰到很有勢力的讎敵或不公正的法律，也可以抵抗得住。但在古時那般古式的房子往往供備了匿藏之所，以避仇敵，直等到有了機會可以逃脫。

再者康潑敦華晏乃是天主教的屋舍。在那個時候羅馬天主教徒若然查出仍舊篤守羅馬教的儀式，那便要受很重的刑罰，囚禁乃係一般履行舊教儀式的祭司的常事，甚至處死刑。所以這房子建築得十分周密，這樣常有司到這裏來捕捉祭司，他可藏匿自己，不致為他們所逮捕了。在古舊的大廈裏邊，尋出像這樣祕密的房間很多，大家都知道為「祭司的洞穴」。

在牆內設備了一祕密的房間，乃是一樁很尋常的事。隱匿的人所必需的：第一是空氣；第二是光亮。空氣常由一烟囪通入到祕密的房間內。但是這樣的烟囪，烟焰常常不間斷的，倘或間斷便容易被入查察出，所以他常建築於真的烟囪筒子的中央，這樣不致洩漏天機了。同樣一個窗子給光亮映射到祕室中，假令他處在許多窗子的中央，那也不容易查察出的。在康潑敦華晏窗子和烟囪令人迷惑，真達於極點，就是有人告訴探尋者那一個烟囪同那一個窗子是通祕室的，但他竟竟地不能查察出來。

在康潑敦華晏其中有一祕室，曾經爲這屋子中的一小孩康潑敦佛郎 (Frances Compton) 所查出的，此事在紀元一千七百七十年。這女孩在一樓房內頑耍，偶然跌到一爲灰泥所做成的地上，作空空之聲。後來在這裏搜尋，灰泥之下，發現了一隱祕的門。據傳說當開開這祕室時，尋出一個婦女兩個小孩的遺骸在這裏。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爲什麼他們會在這祕室中，但據一

般人的猜想，當在一很危急的時候，他們隱藏在這裏，後來忘記了，所以他們就死在此祕室內了。

在這座大廈的屋頂上面，有一著名的祭司的房間或教堂。凡鄰近的羅馬教徒，常在此房間或教堂內祕密設祭。實在沒有一隱祕的地方，比那邊更爲安全。這羅馬天主教堂現在還存在着，下文便是個佐證：

『西南面一個窗子的下面，在一榆樹所做的擱板上，有五個尊聖的十字架，彫刻得很粗俗，表示曾經用做祭壇的。其所設祭乃遵照羅馬天主教的儀式。那一個木板是很特色，據我們所曉得，此係英國有木做祭壇的獨一例子。』

在屋頂上面，再有一大的房間，長約有百三十英尺，這都知道爲營房 (Bar-racks)，兵士便駐紮在這裏。當英國革命的時候，此屋爲英皇所據有，而圓頭黨 (Roundhead) 的兵卒，衝入到這裏來，在這營房裏雙方有劇戰，殺傷的人很

多。後來終久格盎威爾 (Cromwell) 一面得勝，此屋在其餘的革命時期內，永永爲他所有。雙方交戰殺傷的血痕，至今還可以看得見。

在一間客廳裏，可以看得見康潑敦同斯賓塞 (Spencers) 兩家世襲的徽章，彫刻在一畫板上，精美異常。這彫刻可以做兩姓浪漫結婚的證實。當伊利沙伯皇后時代，有一倫敦的市長，他的姓名叫斯賓塞約翰 (Sir John Spencer)。他係一很富的人，他僅僅乎有一女兒，名字叫做伊利沙伯。在那時候康潑敦的主人，同她發生戀愛，但這富商對於康潑敦顯出一種很嫌惡的樣兒來，并且很瞧不起他，看他沒有一樣能爲他所寵愛的，所以這富商禁止康潑敦到他的家中。但伊利沙伯自己看這求寵愛的青年，却和她的爹爹大不相同了，所以不久便想出一種很聰明的計策來了。

一天一年青的人，打扮一烘麵包者，到斯賓塞的家裏來，肩上負着一大籃的麵包，當他第二次去的時候，他剛剛碰見約翰，這富商料想他是個很勤苦

的青年，對於他的事業，十分專心，所以很贊美他，給他六個辨士，并吩咐他到官道上去販賣。所以他便依這富商所吩咐的去做，可是他不是爲約翰所料想的。這假裝的烘麵包者，便是康潑敦，在他的籃裏他便把約翰的唯一女兒

——伊利沙伯——攜去了。

當約翰對於這詭計覺得了以後，怒髮衝冠，并誓言不要再看見他的女兒。後來伊利沙伯皇后聽得此消息，覺得很有趣，卒將兩家和解。那兩家世襲的徽章放在客廳裏，便是約翰和這年青的一對夫婦講和的證明。

經過沼澤和寬闊之瀦水所

現在我們要離開岡阜斜坡山谷和高原之地，一觀英國最平的平地，繞着畫許 (Wash) 的一片原野，又平坦又寬闊，這便稱叫沼澤之地 (the Fens)。芬便是沼澤，從前這些一片一片很廣大的平地，便是爲潔淨單一的沼澤。現在他們所容納的水量很宏富，但爲隄岸所圍住，所排出之水量，幾乎同河流有一

樣的大。

常常聽得人家說，那些羨慕荷蘭的風景的人無需離開本國，特地到那國去玩賞，因為芬倫特 (Fenland) 便是爲荷蘭國的縮影。我們可以看見有同樣的長闊平坦的一片一片的村野，中間橫穿着又長又直的運河，河畔上撒綴着柳木和赤楊；在這兩國更有同樣的隄岸，所以防止海水的侵入，風輪機抽水到溝渠裏，又有從恢復爲穀田的蓄水處抽去，碧綠的田鋪蓋着深濃的草兒，并點綴着黑黝黝泥炭的痕跡，農夫便在這裏採拾燃料。

這一片的沼澤之地，自從始初放水到現在，差不多有三百年來了。在那個時候以前，全鄉是爲一大沼澤，緩慢的溪流從這裏漸漸通入到海中。一片平原慣常完完全全浸沒在水中，這是常由於雨量過多，河水泛濫所致，高朝常直湧入低平的河底。當洪水和朝流相匯合，將高出淺水的隄岸，把陸地都淹沒了，變做一很大的沼澤。

有一件事很令人可注意的，便是芬地的早時代的排水者乃爲荷蘭人，他們僱用荷蘭的工人，自己爲之指揮。這些人在他們的祖國，已經見識過恢復土地之法，並親自瞧見沼澤之地能變成好的田地，只要將水排去，通到適宜的地方。所以他們築高隄岸，掘深河床，建築流水閘，抽去常注在泥水潭中的水。

這些排水者和「自然力」不得不有一種很大的奮鬥；又要同一般住在芬地附近的人民更劇烈剛強的決鬥。後者生長在爲水浸濕的荒野中，當然悅愛原有的景色。凡所有高出泥潭之地的乾土，這裏那裏都滿佈了他們的茅屋，他們渡過這很寬闊的芬地或用舟楫，或則便是徒步的。他們若是步行的，每個人在他的肩膀上須負一很長的跳竿。有了跳竿的幫助，他涉過溪津便覺得十分容易，無異乎小鳥的飛騰，就是他人所走不通的路。他也能夠渡越得過。

芬地的人民，都以捕魚和網羅禽鳥爲生涯，因爲在那處水道中浮滿了各種的魚，又在蘆葦叢中伏居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鳥。當他們想到這種沼澤，要變做乾土，便盛怒起來了，在下面一歌謠中明明白白表示他們對於排水的意見：

『住在水濫的親愛的兄弟們啊！

現在有一件事使我們震怒戰慄，

我們應當聚合攏來，協商那一樁事實。

若芬地被他們奪去，將永永失却了，

後悔來不及了！

在那地方我們賴靠沼澤和蘆葦以生活，

現將變爲他們吃牛肉和火腿的場所了！

從前爲人所夢想不到的地方，

現在他們要播種荳和雀麥了！

從前舟楫所行的地方，

現今已爲他們買去了！

西爾斯啊！請看我們，

用蛙類和污物以阻止他們的迫脅，

使他們覺得種植雀麥，是一種冒險事業！

芬地的人民，對於這樣的改革，反對得很利害，常挾開隄岸和水閘，但終久那些排水的人的壽命，較長於這種攻擊，這工作倒底有完成的一日。

後來世世代代把水排了，隄岸漸漸地增高起來，現在我們經過那邊，只看見一片很大的果實纍纍的穀田，長滿了五穀和甘藷——這種穀田以前便是爲荒蕪的濕田，及不可踰越的沼澤。假使現在不加以綿密的防止，這種穀田，又要快快變爲一片汪洋似的沼澤了。那海水差不多時時刻刻要衝入進

來；而河流呢也時時刻刻要冲破他的固有的邊界。可是前者在海灣裏爲隄
陂所攔阻住；後者爲很堅固的岸壩所圍繞着；並且防視得十分周密。

在這沼澤之地，我們尋出這裏那裏有許多島嶼——如伊利島 (the Isle of
Ave) ——他們離海甚遠；那是我們一定覺得很奇怪的。但是從前他們是實
在的島嶼，露在很大的沼澤上面。乾地高出水面不過數尺罷了，然而芬地的
人民在這上面，居然可以建造他們的茅舍，畜牧他們的牛羊，播種五穀和菓
樹。

島嶼之中最出名的，要算那依利島了；這一塊乾地長約有七英里，闊四英
里，他爲以前撒克遜人出死力抵禦威廉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內犯最堅
固最難攻下之地之一，所以他在歷史上是很著名的。但是最大的沼澤——
從前是爲依來島所圍繞的——早已放乾了，變做一片耕植之地，平坦異常，
這裏又建築了一尊嚴堂煌的依來大禮拜堂。

可是洋海同沿海岸人民的戰爭，不是完全失敗的。有許多地方固然從海中漲出來的，還有許多地方已曾坍去了，一直坍到現在還沒有停止。腦福爾克 (Norfolk) 和蘇福爾克 (Suffolk) 的低窪的海岸——在韋許的南部——受海水的沖蕩，剝蝕不止，一年一年那低的削壁，在大風潮之中捲入巨浪，此海佔着新的地盤，由此再施猛烈的攻擊。

在克洛梅 (Cromer)——他係一很著名的汲水處——一古舊的市鎮，已曾為海水所覆沒了。現在這一個市鎮係新近建設的。靠近海岸為往昔克洛梅的屋舍，鋪蓋著黑油油的海草，從前為克洛梅人民所經營事業的街道，現在為魚鱗所游泳之地了。當潮水退落的時候，那古代的房屋和道路的痕跡，還能夠看得清楚呢。

再在這外邊，為一更古的鄉村的遺蹟，這鄉村叫做錫潑敦 (Shipden)。五百年以前他為克洛梅的面海一個口岸，但後來這口岸，鄉村，和教堂，都為猛浪

所吞沒了。教堂的塔尖是爲火成岩所建造的——這是爲英國東部的一種習尚——古代的石工，對於這工程建築得極好；約莫離開海岸有四百碼，那教堂的塔尖的一部份，有時爲一般漁夫所瞧見了，他們叫他「教堂的巨石」。在許多別的地方，也有同樣的古事。那些市鎮，鄉村，教堂或漸漸地或驟然間爲剝蝕不息的海水所吞沒了。海水把海岸剝蝕得十分利害，中央政府現正籌禦防之策，阻止他的沖擊，並使他有一定的界限。

腦福爾克州的一大特點，便是他的寬闊之瀦水所——他係很廣大的水瀦，通以大大小小的河道和川流——爲漁夫和快艇水手所最寵愛之地。凡鍾愛航游船舶的人，都尋出這寬闊之瀦水所，爲一夏季的天堂。他們在這裏駛艇從一個湖到別一個湖，從一個水潭到別一個水潭，從一個沼澤到別一個沼澤，有無數的水道可通。

夏天乘船遊行，經過這地的川流和水潭，是一種很愉快的游歷。當旅行的

人於出發以前，必需帶足食糧，因這地方落寞異常，屋舍和旅館等很少很少，而且隔開得極遠。有人再攜帶吃水，因為從卑濕之地所汲取的飲水，是不很可靠的。但住在這地方的舟子所飲的水，即從河當中汲取的，這樣他們可以要多少便汲多少，有人說這個方法倒也不錯呢。

比較快艇更好的便是爲本地的畫舫——腦福爾克的輕舟。這一種船是爲味甘(Viking)的長船的嫡裔，曾經在這海岸異常著名。他是一又長又寬大低矮的船，吃水很淺，然而駛行得很快。他有一很大的棧色的蓬帆，向前升起並向右面彎曲。當順風順水的時候，我們若是看那大的輕舟，渡過一大的沼澤，冲破水面向前進行，異常迅速，如風馳雷掣一般，那種景象實在很有可觀。從一綠草的村野望過，看那些棧色的蓬子，好像點綴在草田的面上，比看輕舟的駛行，更加來得離奇。那些便是輕舟的蓬子，沿着隱匿的水道而潛行。

河和寬闊之瀦水所的兩岸，都是卑濕之地，點綴着一個個小的島嶼，小的

島嶼上長滿了一簇簇的蘆葦和燈心草，景緻的美妙，無以復加了。在這些小的島嶼的中間，有無數的小的泥水潭，叫做『蒲爾克』（Pulke）。當夏秋之際，常見雉鳥從這些島嶼飛出，冬季則有黑鴨。『蒲爾克』之中魚很多，常時一大籃一大籃的可以捕獲的。

魚量之多，直令人難於憑信的；在瀝水所較遠或貯藏的一部份更多，漁翁計算他們所捕獲的魚，常用稱石頭的秤來稱的，不是一條一條數的。一『蒲爾克』之中，常可捕得滿籃的魚。有一很著名的捕魚的著作家說道：『有一次在腦福爾克瀝水所駕駛快舟，我們泊錨在這岸邊。離開我們的船頭約莫有一碼光景，（在葦草之中）爲一清水潭，他的直徑不過六英尺，深約有三英尺。這裏浮滿了鱒魚和鯉魚。炫耀的日光照射在紅的銀白色的和金黃色的魚背上——當他們在閃爍的綠草中跳躍——這種美景，我從來沒曾見過！』

到了冬季輕舟和快艇，都用不着了，夏季的燕子也飛翔到別處去了；但是這瀟水所還是不十分落寞。雖在霜雪滿江寒風刺骨的天氣，浮滿了一大羣一大羣的野禽——像野鴨野鵝沙鷗水鷺——那捕捉野禽的獵人，出沒於深藍灰色的平底船中。此種船所以塗飾這種顏色，是要和他四圍的景色相融合，免却野禽的注目。他的船頭上面，架了一樽巨炮，每響約莫須用半磅重的彈子。當彈子開到一羣的野鴨身上，常常立刻可以取得十隻或一打數目，於是把他們快快納入大的囊中。

到了天氣更加寒冷的時候，沼澤中結了冰，那種平底船不能駛行。這便是爲溜冰者之節期了；溜冰場之大，沒有一處可以同他倫比的。溜冰者可以經過無數英里的透明的冰田。

經過山谷和荒山

約克郡(Yorkshire)的幅員很是廣大，有許多的事件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

他有幾處很大的工業的中心點，在有幾塊地方密佈着市鎮和鄉村，在這市鎮和鄉村之中工廠林立，一個個高大的煙囪筒子裏，煙雲嬈嬈，永不停息。約克郡又有蜿蜒的海岸線，橫亘着高大的峭壁，和多岩石的海岬，在這當中散點着很古雅的漁村和小的海口。在小的海口之中駛行着平底之漁船，那些耐勞苦的漁夫，便住在這舟中。入到他的內地，在山谷和荒山之中，有幾處的風景，在英國要算最美麗了。

現在姑且對於冗忙的市鎮和浸灌微風的漁村，置之不論，先一觀「廣田千畝」崇高的曠野，賞識賞識他們的勝景，并聽得些淹留在靜悄悄灰白色石頭的鄉間的軼事奇聞。

在約克郡的西部，地勢隆起，和烹尼干 (the Pennine Chain) 相銜接，後者常叫做「英格蘭的脊骨」。他並不是一鏈串畫分得很清楚的山峯，他係迴旋的一片大澤地，他的高原——『荒山』——是爲很著名的淺長的和深淵的山

谷所分開的。每一山谷的最低之處，有迅速的河流流着，澗曲折繞着尖角的石頭，從這巖石跳到那巖石，輕輕地滑過，直流至深靜的平地，給我們一種最能令人注意並可入畫圖的景緻。

探視者如從這郡的較平坦的耕植之地，向山陵的地方走，他將尋出有許多的特點，足以令人注意，最好或者便到理去孟 (Richmond) 地方的山谷中，他係一很古雅美麗的市鎮，在史韋爾河 (Swale) 的近傍。不論由那一面可以達到這市鎮，有一特點立刻引起探視者之注意：這便是很宏壯的腦門人石，邸的塔閣，高立在小小的市鎮上面。這巍巍的塔閣，每一曲折有四塊正方形，依然如在八百年之前，腦門人建築這塔閣時候的樣式，並未曾有什麼更動。繞這塔閣密密的排列着市鎮上紅色的屋頂，彷彿像在中古時代他們聚合擁來，作為避難之所。

從理去孟這史韋爾的山谷一直通達到烹尼干，這行程須步行或坐馬車，

因爲在這孤寂的山谷中，火車是不通的。從各方面的情形看來，預測將來這綺麗可愛的約克郡的山谷，似乎仍然能够保存他自然的美，並和外界隔絕。離開理去孟這市鎮，約莫一英里光景，有一崇高的山巖，叫做輝克利夫巖（Whitelife Sear）。從這裏探視者可以觀覽山谷。鄉民稱這巖爲「韋倫斯的 跌跌處」，這名詞就是在紀元一六〇六年從那一個人的姓氏得來的。在那年有一個人叫韋倫斯雷蓓（Robert Willance），出外打獵，適有大的迷霧包圍着小阜，且下降到山谷當中，這霧很是濃密，以致韋倫斯的視線，不能及於一碼之外。陡然間他自己尋出在一巖岩的邊際，在那時候他欲阻止馬的前進，已來不及了，所以只好向崇高的山巖前進，他們都顛躓在這山巖的脚下，這馬受傷而死，而騎者在不可思議之間，尋出自己在這懸崖的脚下尙然活着，不過跌斷他的一隻腿。此事他覺得很奇異，並且十分感激，所以韋倫斯建立幾塊銘刻的石碑，表示他神奇的幸免，這些石碑還可以看見矗立在他以前由

那一點跌下來的岩石上。他並且呈獻一銀杯給理去孟，以紀念此事，現今此銀杯，還是爲那一市鎮所保存着。

從這裏西向，經過一個個的山谷，每個山谷對我們好像表示一種點頭的樣子，並每個山谷有他的溪澗。有時看見山頭突兀崢嶸，差不多把山谷統統遮蔽住了。當逢着陣雨，雷聲隆隆，由一個山壁傳至別個山壁，所作的回聲，驚天動地，魂魄爲之失落。若逢傾盆大雨，頃刻之間這種溪澗暴漲起來，較大的溪流，便變成水勢洶湧，時起泡沫的急流了。於是我們始知道爲什麼這裏的橋樑，既高且固。我們驟然一看這種橋樑，築在小河中間，好像太高大堅固了，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還嫌得不厚實，不能抵禦山田的廣面所流下來的洪水之猛烈沖擊。

現在我們只講山谷高處的景象，對於樹林穀田和叢草之地，姑且從略。這地的農場大都是牧場，澤地很多。那些屋舍用褐色的石頭建築成的，堅固異

常；在這裏有田地的即以石壁做分界，因為籬笆不能站立在多風和暴風雨的高處。

那些屋舍和穀倉，怎樣和蒼蒼的山色相襯映，這是極堪注目的，不但是他們石頭的牆壁是褐色的，厚石片所疊成的屋頂，也用這樣顏色；他們爲風雨所侵蝕之後，漸漸變成很好看的綠褐色，所以這兩樣顏色混合攏來是非常配合的。

『在山谷的高處——就是在很狹的河畔的牧場上——籬笆都是用石頭疊成的，因為露在空氣之中，變成黑黢黢的顏色，在山的斜坡上可以看得見這些網形的牆垣，橫過很峻峭的斜坡。在石籬笆的地方，橫路欄柵也是用石的，因為石的價格很便宜，木材反而昂貴，這對於不熟悉那地情形的人，覺得很奇怪，頗有研究的價值。這裏不用圈套的門，只有很狹的一個洞築在石的籬笆中，不過一膝蓋之厚，這樣能阻止最小綿羊的出入。有幾橫路的欄柵，

是用很大的扁石築成的，每端是凸出來的，有一邊稍微前一些，覆疊在別一邊上，所以我們要穿過這裏，當非常小心，必需作S字形的樣子。更普通的，便是這種凸出的石頭，在壁的一面是一梯一梯升上去的，在別一面是降下來的。』

從史韋爾山谷的首部，我們遵照着一條荒涼的路，經過許多的荒蕪的山地，直到溫斯來山谷 (Wensleydale)，他比較史韋爾山谷略微小些——要算第二個大山谷。這條路的名稱，很來得奇怪，他叫勃脫杜勃路 (Butterbush Pass)，因為他經過幾個很大的地穴的邊緣，這種地穴，因為他們的形狀，好像乳油筒，所以叫做勃脫杜勃。（此係譯音，即當作油乳筒解說。）這些大地穴的深處，沒有路可以通到這裏的，祇可用粗的繩子吊下去，在這內部可以尋出從邊脚墮下去的綿羊的骸骨。所以這條路一到傍晚，生客很不宜走的，因為危險得非常。這路沿着這些很可怕的斜坡，很來得孤寂。倘然旅客偶然墮入一大

洞內，他的名便將永不再聽見了！

但是此路一般山谷間的人民，是自由通行的，除出到了冬天，霜雪交加，把這路壅塞住了，那麼就是他們也覺得很危險，不敢經過了。在這些荒蕪的高處，大雪爲他們很可怕的仇敵。千八百九十五年正月的大風雪，還是深印在那些山谷間人民的腦海中央，並且將永永不會忘却，因爲『他把由溫斯來到史韋爾山谷中間所有的道路，通通壅塞住，一直不能通行，直等到三月中間。山谷的兩面，雪的高度，約達十英尺至十五英尺；此道路自從壅塞了以後，原有的雪，尙沒曾融解，而新的風雪又紛紛下降了。此時在農場上和茅舍中山谷間的人民，困難達於極點，對於糧食方面，很難覓得，幾乎陷於餓死的境地。他們要顧全他們的生命，乃不得不鑿開雪堆，向他們最有希望的地方去覓食。在史韋爾山谷，人民建築雪車以通行。』勃脫杜勃這條路可以領我們到哈威斯 (HAWES)，他係一很幽靜的小鎮，位居於景色極佳的小阜中間。離開

哈威斯不多路，便是爲塞墨水 (Semmerwater)，在約克郡，祇有此水實在堪當湖的名稱。有一約克郡的古的紀載，說塞墨水的起源，是非常神祕的。

據這紀載所云：『現在水所覆蓋之處，以前站立着一小鎮；有一次曾經來了個天使，他假裝着很貧窮的衣衫襤褸的乞丐。此老人慢慢兒沿着這街道，由一戶至別戶，討索食物，但是他一家沒有討得，所以他儘管向前跑，直等到走出這市鎮，他到了一很小的茅屋中。這茅屋中住着一對夫婦，他們的年紀同他差不多，並且一樣的貧窮。這老人便向他們討得些食物，好像他仰求於別一家一樣。這一對年老的夫婦，便立刻請他進去，非但送給他麵包牛乳和牛乳餅，並且固勸他宿在他們的家裏。次晨當這老人將要離開他們的時候，他捏緊了他自己的手，對於這不給他衣食的市鎮，判決一種很可怕的刑罰。他嚷道：

『塞墨水升起來！

塞墨水沉下去！

除出給我食品和水的屋子以外，

其餘統統把他們沉沒了！』

這種水自然服從那假裝的天使的命令。要證明這一樁事實，我們看看：在這裏不是已經有湖嗎？並且不是有一很古的小茅舍孤伶伶地站立在湖的低下一面嗎？』

英格蘭的玩賞地（其一）

在英格蘭極西北部站立着一羣高峻的多岩石的山，叫做尅勃林系（Cumbrian Group），這裏聳立着幾個很著名的山峯——斯開夫爾（Scafell）黑爾佛倫（Helvellyn）斯頓達（Skiddaw）——他們在英格蘭要算最高了，在這些山峯之中夾着許多最美麗的湖。

這可愛的一片大的原野，稱爲湖沼區域（the Lake District）。每歲有無數遊客，攀登這些崎嶇間斷的高原，或者沿着這些明秀可愛的水濱而遨遊。

最能令人魂銷的，便是在他的風景千變萬化，且嬌美異常。旅客坐在轎式馬車或汽車中穿過這裏，瞧見赤裸裸的巨石屹然立着，顯出一種很淒涼的樣子。他並得瞥見一更形荒涼的僻壤，當他經過「頓爾」(Dunrobin)——即巨石中裂開之孔隙——的口子，有猛烈的瀑流從他的幽暗之處傾倒出來。他繞一角隅疾轉，由一斜坡下來，那風景猝然改變了，彷彿爲魔術所催眠一般。他便到了一靜寂的山谷中，這山谷爲幾個小阜所褶合着，他的平坦的地層，是爲青翠鮮妍的綠草所覆蓋着，他的面部，疏疏落落點綴着離奇的褐色石頭的牧羊者和居小屋者之房子。這裏的水變成很平靜的溪澗，繞着他的銀子似的沙地，穿過這小小山谷的面上。

車子再向前進，有一更大的景色在我們的目前：這便是一片澄清鏡子似的沼澤——他爲國中大湖之一——這一條道路沿着此湖濱和海灣，穿過他許多的支流，又經過散點在湖濱一簇簇佳美樹林的蔭下；我們每轉彎一

次，必瞧見一種新的嬌豔的景色。

湖之中最大者，便是溫德米（Windermere），這一幅很好看畫景似的水，長約有十一英里，闊約有一英里。若由通駛於湖中的汽船船面上眺望，他的景色越加令人羨慕不止了。在夏天這大的湖沼，是無異一幅美麗的圖畫：湖心裏點綴着掛了白帆的輕舟，再有遊玩的船輕輕地由一島嶼駛行至別一島嶼，由一湖濱駛行至別一湖濱。這湖好像一條大的河，他的邊岸也是彎彎曲折的，他的北面是有高阜矗立在水濱。湖邊上排列着嬌小的屋舍，由一簇簇的叢林中微微露出，一個個灰色的古舊的農場，散點在草地和穀田的中間。

從甘達爾（Kendal）市到湖畔這一條路的一點，有一渡口橫在這湖裏。從很古的時代到現在，那些山谷中人民和市民，一直由這一地點經過溫德米，這一地點便叫渡口（the Ferry）。

『關於這渡口的紀載很多。最不吉的事體，就是一種可怕的聲音，在陰風

颯颯黑漆漆的夜來，在攪亂的時候，好像有一種猛烈的呼喊「船」的聲音。以前有一勇敢的渡口的人，回答這種叫喊聲音，他把他的船搖出去，搖到驚風駭浪之中。隔了半點鐘他始初搖回來，船中載滿了水，但沒有旅客。這舟子嚇得魂不附魄，面色變成灰白了，他竟不能開口了，次日便逝世。從這次以後，沒有舟子敢在黑夜蕩舟。他們特地從神聖的霍爾姆(Holy Holme)召來一個祭司，他鳴鈴咕經以甦潛逃的惡魔。在正午空氣中有暴風雨的聲音，雖則顧念到救主在加利利(Galilee)的傳喚，湖水變爲靜止了。這種聲浪和此祭司角爭，後者的十字架，穩固的植於湖畔，已經爲受恐嚇的湖畔的人民所圍住了。經過很長久的說教那惡魔釋放了，舟子的靈魂并且請求饒恕了。因爲他的平安，所以這祭司把那惡物安頓於深邃之處，並且使他停留在那邊，直等到未濡足的人(dry-shod men)能在溫恩德(Winander)這個湖上走，并騎了他們的小馬在堅實的峻巖上蹀躞。」

當我們移足至湖之北部景緻也越加壯嚴燦爛了。『經過一片平靜的水面，瞧見許多的山遠遠地好像懸掛一般。接近水濱，有矇矓平坦的草地和林地，但他的特色還是在嵯峨不平的山坡和隆起的頂點。』

水程到湖北畔恩勃耳柵德 (Amblete) 爲止，登岸後我們可乘轎式馬車沿拉德耳 (Rydal) 路觀覽幾處最著名的湖地——他們的所以著名，却不單是因爲他們景色的美妙，且爲了英國的大詩家溫德溫士 (Wordsworth) 曾經幽居在這裏，他所吟詠的詩，其中有許多描寫繞着他家庭的很可愛的景緻。我們路過拉德耳水，到格拉斯米 (Gasmere)，他係一秀麗可愛的山谷，散播着無數的小小的湖，并環繞着荒蕪崇高的山岡。

我們經過拉德耳山嶺——溫德溫士在老耄之年，卽寄居於此——速速經過拉德耳水，進至格拉斯米，溫德溫士的墳墓，便做在這裏——靠近着一教堂——在他的附近有一條他所寵愛的水，叫羅薩 (Rohay)，水聲汨汨，好

像爲他而作哀怨之音調。

格拉斯米那邊，我們攀登峻峭的鄧梅兒峽道，他係一荒蕪靜寂撒蓋着石子的一片村野。在峽道的頂部，排列着一堆一堆的巨石——他便是鄧梅兒的紀念物——在這些石堆告訴我們：『以前不愉快的事情和古時的戰爭』。距今很長遠很長遠，當那地的人民還是爲皮克司 (Picts) 族，有一個皇帝，叫鄧梅耳，他係甘勃蘭朝末了一個君主。撒克遜族人愛德加 (Edgar) 率師攻擊他，并攘奪他的皇位；關於這事有一種很奇異的紀載：

鄧梅耳的皇冠，是爲邪術所迷住了，無論那一個人能够奪取這皇冠就能得他所有的疆土。所以愛德加渴想要獲得這皇冠，可巧在那時候有一術士，他住在山洞裏，有一種巧妙的魔術，能將皇冠的魔力失却功用。鄧梅耳心裏很妒忌他，并且很怕他，要想逮捕他殛殺之，這樣他無後顧之憂，可以久安於他不可思議的皇位了。

但是要捕捉着這術士，不是一樁容易的事情。他的山洞的四圍，是爲一圈野狼所護衛着；而且術士除出在晨曦的時候，能使他的身子潛隱不見。有一天早晨還在曙色朦朧煙未判的時候，鄧梅耳手裏執着一大刀，向這一圈狼施一種猛烈的攻擊，把狼衝散了，他於是得入這術士所居的山洞。這術士見了鄧梅耳到他的山洞裏來，他連忙躍騰起來，口中呪詛這皇帝道：『河流依暴風雨奔流到南面或北面；』當這大刀落下來，他就被殺了。

當愛德加聞得此事，他打發偵探覓尋術士所說的地方，他們尋出在鄧梅耳高處確乎應驗他所說的話，並且至今還是靈驗的。當起暴風雨的時候，鄧梅耳的湍流隨着風颯而或南或北。

在這峽道之中兩軍相會，劇烈的戰爭隨之。鄧梅耳親自督師，始初勝利屬諸皮克司人——卽爲他所統率的——撒克遜人屢次敗北，向後引退。可是那些跟隨鄧梅耳的首領之中，有幾個懷着貳心，背叛起來，反攻他們自己的

君皇，把他殺了，并向撒克遜人投降。

當鄧梅耳倒下来的時候，把他的魔術的皇冠脫去，授給他的一忠心的臣子。他呼喊道：『把我這只皇冠戴去！永永勿要被撒克遜人戴去。』這忠心的臣子，就服從他君主的命令。少數盡忠的領袖，橫衝直撞，奮力衝破他們仇敵的行伍，帶着這皇冠，逃亡去了。他們越過一個個的小阜，直到一淵深的山中之池邊，他們把這皇冠埋在池的底下，『以待鄧梅耳再來率領我們。』

并且照紀載上所說，那些忠心的戰士，每歲回到那邊，從池的深處，把這葬埋的皇冠取出，攜至他們君皇的墳墓之中。他們用他從前所用的長矛，輕叩石堆的頂上一層，他們聽得在那石堆中央，好像有一種聲音說道：『我的戰士！現在時間還沒會到，請靜待片刻。』

英格蘭的玩賞地 (其二)

我們登鄧梅耳高處的頂上，便望見日耳米(Thirlmere)——他是一很長的

孤寂的湖，從沒有一農舍或茅屋建築在他的畔上，揭破他的孤靜。他爲什麼這樣的孤寂？因爲日耳米是突然之間變成湖的，且係一蓄水所。他的澄清的水，作爲工廠林立人煙稠密的孟鳩斯脫（Manchester）的飲水；通這清水的大鐵管子，穿過九十英里的山岳沼澤和草地，直接到那很遠的市鎮的房屋內。

要免却湖水的污穢，繞這湖的全部的地方，曾經爲那市的人民所購買了，把那地的稀少的人民，統統移至別處，所以現在小溪傾入這大的沼湖裏面，永永不致污垢。

由大道上看——因爲最近的小道，是禁止通行——日耳米，他的景緻美麗無比了。這寧靜的湖偃臥在他的凹面；在湖的那邊矗立着很大的黑爾佛倫，蓋着露出於地層外面的石頭，山坡上和山麓下面長滿了蕨草和綠草，我們也可以望見薩特爾勃克的全景，北面，斯頡達；斯頡達的頂上，彌蓋着羊

毛似的雲霞，好像濃煙一般，在那很著名的艦隊（Armada）（即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在千五百五十八年出發到英國，預備攻擊英國）的夜裏，當

『斯頓達瞧見蓋德的列戰所堆積的焚燒起來了，

斯頓達的紅的炫耀的火光，使喀利斯耳（Carlisle）的鄉人大受恐慌了。』

那濃煙的飛揚真像流水一般。

從這裏再走過去，我們登到扎斯底斯石（Justice Stone），他係一平頂的光圓之大石塊，也是爲一著名的界誌，繞此石有許多的奇聞軼事，足以聳動聽聞。據說在發瘟疫的時候，離開這裏不多幾英里，有一發生瘟疫的市鎮叫克司韋克（Koswick），此市的人民要避却瘟疫的傳染，所以把現銀擺在扎斯底斯石附近，他們自己隱居於這鄰近之地；於是擔賣者和小販者携負貨物由外界到此石，把貨物擺在這裏，他們取這現銀而去。這樣交易外界的人，可以不和染着瘟疫的市民互相接觸了。那扎斯底斯石又爲鄰近山谷中牧羊的

人的會聚之所。在這裏他們交換逃亡的綿羊，雙方很是公正，此石的名詞便根源於此。（扎斯底斯便是公正之意。）他用做這個目的，直到現在這般人，差不多猶能記憶着。

我們繼續前進，到克司韋克停車，這裏我們在德溫德水的鄉間，他係一幅奇麗的水，許多人讚道他爲「湖中的女王」。他是爲一最秀雅的湖，點綴着無數美麗的島嶼，環繞着高的山岡。他的島嶼是實在真的島嶼——並不是露出在水面的殘石斷岩，但是爲一片平坦的林地。其中有一個爲祿特（即英國的有爵者）島嶼，以前德溫德水的男爵，便幽居於此。最後一男爵是爲十五世的惹哥彌（Jacobite）領袖之一，當這潑利吞德（The Old Pretender）謀復斯圖亞特（Stuart）的皇位。（事在千七百十五年。）那次謀叛失敗後來，這男爵便在赫爾堡壘中就刑。他的田地被人所攘奪了；他的高屋大廈，夷爲平地；他的血統從此絕滅了！

離開祿特島嶼不遠，爲著名的洛多爾 (Lodore) 瀑布，他爲詩家莎士雷 (Southey) 所頌揚的。他的描寫在晴天是不相符合，但霖雨後來可以證明他的詞句並不是言過其實的，在他的很著名的詩裏，繪寫溪流由澤地沖擊下來，由岩石的這一邊跳到那一邊，一陣一陣的水花，飄灑開來，水聲洶湧，好像雷打一般。

德溫德水的前部，野草滋生，特地開闢一路，使船舶能鼓掉前進至洛多爾；距此不多路程便是爲浮島 (Floating Island)，他是爲很長的野草堆積成的，停泊在這底裏。那些大的植物的纖維，就是生長在湖底裏邊。到了一定的時期，這纖維滿貯了上騰的氣，一大堆的由湖底上升，漂浮在水面上，好像一個島嶼。

接近這一點，德溫德河由鮑路殆爾 (Borrowdale) 淺狹的山谷，通入這湖裏。鮑路殆爾是因他的『鮑德石』 (Bowder Stone) 而著名，這一塊大的花剛石，自

從上面峭壁上墜殞下來的，重約有二千噸。關於此石很奇異的一樁事實，就是他曾經落在這一點，便永永存在那處，而且他停止在一很狹的底裏，我們在他的兩邊，從他下面一洞內可互相握手。

鮑路殆爾享有另一種的聲名，就是他在英格蘭要算最潮濕的地方了。在西斯韋德 (Southwaite) —— 就是接近山谷前部的地方 —— 大家知道在一年常中所降下來的雨量，有一百八十英寸之多，四五倍於全國每年平均所有的雨量。

離開德溫德水很近有一小湖，叫裴遜斯韋德 (Bassenthwaite)。在他們的中間，有一低的一長條草地。當鮑路殆爾洪水泛濫的時候，這一長條的草地，便沉沒在水裏，兩湖相混合，湖水從這頭到那頭浩浩蕩蕩，好像洋海一般。

當我們離開這勝地之前，再有一個湖，必需要賞識的：這就是哥尼斯敦水 (Coniston)。

哥尼斯敦水是一宏大的湖，蘊藏在羣山之中；山之中最奇麗者，便是爲哥尼斯敦老人（Coriston Old Man）——他係一很著名的山峯。此湖爲鮭魚的產地，他爲湖地的很玄妙的魚。這一類魚知之者很少，因爲在捕魚時期，他們伏在深水的底裏，用蠅罕能捕獲；有時用網或用鉛繫在長線上捕之。鉢鮭魚在湖地要算一很著名的佳饌，價錢很貴，在以前的菜單上必有鮭魚饅頭。

在哥尼斯敦水湖畔，爲勃倫德樹林（Brantwood），以前羅斯根（John Ruskin）便住在這裏；丁尼生（Tennyson）及別個著名人物都有別墅，建築在這美麗的湖沼近傍。

繞哥尼斯敦嵯峨的小阜，在他們最幽寂的處所，是爲山羊的住所。這山羊納入到這裏，已經很久遠了，所以使絛羊不致冒險跑到最危險的地方，因爲山羊能够在岩石上安然能嚙咬嫩葉的，而絛羊將不免顛躓。所以凡山羊所到的地方，絛羊不敢在那裏吃草；這樣絛羊不會冒昧走到這些很危險的地

方了。山羊是很不馴的且很是膽怯的，除出在冬季山頂積雪，他們要尋找食物，不得不從高處走下來，否則永永不同人見面的。

以上不過略舉這可愛地方的極少數的秀美的場所，還有許多別的湖沼，像烏爾斯水 (Ulswater) —— 是一最美的湖 —— 溫柔的路威韋斯水 (Loweswater)，和荒野的瓦斯水，以及其他山中之湖，這些湖沼深入於那些愛好景趣離奇和秀雅的人心 —— 却沒有提及。

大風潮中的英雄

英格蘭的勞工很多，但在那些勞工之中，却沒有比洋海中之勞工，再勇敢了。沿他的海岸，撒播了無數的小村莊，每一個小村莊，有他的小小的碼頭或伸出的沙灘。當天氣沉黑以後，村莊裏的漁夫張起他們褐色的帆來，把他們的漁船撐出去，「收穫水產。」

那樣的生活，是很辛勞，而且危險異常。一隻漁船在風平浪靜的夜裏，由海

灘上航出，船上的人隱隱約約望見一盞盞的燈火的光，由村落中的茅舍裏面射出來，可是那些船上的人，終不能決定再能瞧見那些燈光！倘在深夜的時候，突然之間來了一陣狂風，浩濤大作，便把這種小艇覆沒了，有時連勇敢的水手，也都葬身海中了；他們就此無形無跡，不再聽見了！偶然之間有一二塊打碎的木板或帆杆，浮到海岸上來，略示他們的命運！

但是爲了要抵抗這樣的危險，適所以造成一般最精美最果敢的舟子在這世界上。此種的精神，倘然遇着要用到他們船中生活的事業，便可以完全看得見，假令我們在一冬天，當暴風雨正在這海岸上發作的時候，跑到那地的漁村的一條街上一看，便尋出除了我們自己之外，這條街是空的，每一門戶，都關閉得很緊密，以避却顛骨的寒風。那些舟楫都從海中航回，并把他們拖携到石子上面，所以避却巨浪的沖擊——這巨浪在海岸翻騰，聲震如雷，時時挾帶雪白泡沫的浪花到沙灘上來。在這銳利可怕的狂風之中，我們祇

能一英寸一英寸的向前進；假使我們能尋得到最小的一躲避之所，略微透口氣，那是已屬萬幸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從小小的碼頭上，奔躍而來。他停止在一座孤獨的房子的門戶外邊；他捏緊住一粗的繩子，始初把他拉牢，噹噹噹的很響的鈴聲，和呼呼呼的暴風雨的聲音，遙相應答。

哎喲！有什麼的一種改變！那靜寂荒蕪的鄉村，現在變做一種很忙且蓬勃有生氣的景象。各處的門戶，都已洞開了，羣衆都急急忙忙的衝出，他們的頭向下，冒犯凜冽的風，一直向搖鐘的地方走。他們的後面，跟着一大羣的婦女孩子，各個人向前奔躍，好像要爭奪一種獎品。那些精壯的人，他們所以奔躍得這樣的快，倒底要希望得着些什麼獎賞？這種獎賞，便是冒險他們自己的生命，以救他們的友伴。有一破船擱淺在沙灘上，那鈴聲便是要呼招仗義的人，去駛救生船（Lifeboat）。最先到船艙中的人，充任水手，立刻跳入油布裏邊，

把大的軟木樹的皮帶，捆紮在他們的身上，再有大的船趕速開往到沙灘外面去。

每個人盡他一份子的力量去救助，在很短促的時間內，這救生船漸漸滑流到海當中，舟子也在船上。那船汲水好像一隻鴨一般；他的蓬子始升起來了，他努力衝撞到海中去。海水洶湧，除救生船外，恐怕沒有別的船能不出危險。時時刻刻猛烈的巨浪，沖擊這船，他盛滿了碧清的海水，但是他頃刻間又上升，把所有的水統統出空了，恰如一海鳥一振翅把他背上浪花，統統灑去了。當海水沖入到船內，船上的水手緊握最近的船板，并依附在上面。雖則他們有油布裹在他們的身上，可是從頭上到他們的膝蓋下，統統浸潤濕了。但是他們仍舊奮身不顧；他們的眼睛，向前注視，專意探望這破船。在那個時候，他們却還不知道到底是那一隻，并在那裏。他們所知道的不過聽見離開海濱幾英里路光景，有一種暗號，從那示警危險的沙礁的燈船傳來，所以他們

便曉得必有一船在患難之中。

這救生船猛進不休，一剎那之間，他們便望見這燈船——係一堅韌的船停泊在沙灘相近。那船的職分，便是在晚間須點亮一大的燈，使他不熄滅，所以警戒舟子不要接近他危險的鄰地。又一剎那之間，這救生船經過停泊的燈船的近傍，他的水手便高呼燈船裏的人：『往那裏去？』

燈船裏的人，大聲疾呼的答道：『向岸的南邊駛行；』那救生船此時奮勇直前，好像小的生物一般，因為正好順風而行。

現在短促的冬日，將終結了；在救生船上的人他們敏銳的眼睛常常向黑暗的方向注視，突然間他們聽見人人呼喊聲說：『她在那裏！她在那裏！』

在他們的前面，約莫有一英里路的光景，忽然爆發了一種大的眩目的光焰。這便是那可憐的倒運的船，正在焚燒一種閃光的火，或用衣服浸在油中，或不論什麼質料，總使這光格外來得明亮，所以表示出他的方向來。既而這

閃光的火熄滅了；此船將快快沉沒到海底去了。於是呻吟歎息的聲音，從救生船上豪勇的口唇中爆發出來。『她已經沉下去沒有快快救片刻之前那些燃火的可憐的人！』他們那時却還不知道，只好急急忙忙趕到這破船的附近去看哩。

在很短促的時間內，他們已達那可怖的沙岸的末端——在這一地方，曾經有無數好的船，非受損壞，定是沉沒其中——在這裏他們覓得那破舟了。那船的後部早已毀壞了；他的主桅和後檣，也都摧折了，祇有前桅尙能危然獨在。船的前部的頂上有十數可憐的人，細綁在篷纜上；冰冷的海水，時時在他們的旁邊，疾逝而過。

救生船上的船長，霹靂一聲，忽然之間，發生了一種很亮的光，照耀在狂嘯的海當中；當在怒號的風靜止的片刻間，那些水手聽見微微地的歡呼聲，從破船中飄颺到他們的耳朵裏邊來，他們大聲大呼給破船中的人一種安慰。

愉快的回答：『你們須捏牢！我們的來，是要救你們；倘然失却了你們，我們將不回去了。』

但是怎樣能拿獲他們？那是個問題。這救生船已經乘風破浪，經過那很可怕很危險的海，可是還不能和那損壞的船相接近，因為後者已由深水漸漸往海底的淺沙灘上去，在海底的淺沙灘上，水勢兇猛，千百個不平的交橫的波球，滾轉到這邊滾轉到那邊，很是利害，當波浪和波浪交合，湧起一陣大的泡沫，和船上的主桅差不多高，發生了一種怒號的聲浪，比大風潮和海中的喧吼聲，還要來得大呢。

在救生船上，開了個很短促的會議。

有人說：『今晚我們可以泊錨在這裏，且待明日的早晨再說。』

船長答道：『那是一定不可以的；這船在天亮以前，早早完全要覆沒了，這樣在前部頂上的人，必將溺死了。所以我們須要變移方向，趕快去救她，因為

我們現在適當風來的方向。』

於是把這救生船的鐵錨擲入海內，鐵錨用很堅韌的五英寸孟尼拉（Manila）（爲腓律賓所產麻絲的一種）繩索繫牢。現在船長要這樣的做：這救生船將隨着鐵錨而徐徐浮動，一陣陣的風把他吹到破船那邊去。他逐漸逐漸地放纜，所以使這救生船一碼一碼轉近那些將要凍死溺死的水手——他們在這寒風砭骨可怕的夜間，快將要凍死。

救生船上的人，漸漸轉方向轉到這破船的傍邊，用粗的繩子細縛牢，然後引火起來。但是他們不敢十分接近這破船，恐怕船纜爲水力所張緊，這救生船將要和破船的沉於河底一部相撞擊，這樣這兩隻船或者反而都要沉沒了。所以他們不同這壞船接近，常隔離開約莫有五六法上（fathoms），（一法上爲六英尺）救生船上的一水手捏牢一棍子，所點的火便接在這棍子上。把一號火也焚燒起來，用這光亮可以拋擲，把這棍子投到船的前部，在這裏

那些凍僵的人，慢慢地解去他們所繫縛的繩子，並且十分謹慎，這一條亮繩爲壞船上的船長所接住，於是把一強韌的繩索拖牢，使這兩船互相交通。後來再裝繫許多的繩索，沿着這些繩索，那壞船上的水手爬行到這救生船中，一個個很安全的爬行過去，救生船上的水手，每救出一人，必高聲歡呼。可是大風又發生起來了，海中的浪又漸漸的大起來了；這救生船向上拋擲到空中，旋又深沉到大浪的水槽中。這樣要救助當然是很危險的。從這破船通到那救生船上，祇靠這幾條細的繩索，那些繩索在黑漆的夜裏是很難瞧見的，除非有火照亮他們。但當這些浸水的人緣這繩索而行，他們的耳朵裏邊深深聽得救援者鼓舞呼喚的聲音，他們的心裏，就有一種新的希望。船長曾裝繫繩索，并把這些繩索捏緊，所以使船中的人，都能安安全全過渡到救生船上；他最末走出。

衆呼喊道：『船長來呀！來……走進來！』他便跳越到救生船內。快哉！破

船中的人統統得救出來了！現在的問題，便是怎樣能抵岸？他們不敢拖曳他們的鐵錨，恐怕在駛行之前，暴風又要把他們吹到壞船那邊去了。

船長呼喊道：『你們必需把這鐵錨拏去；前桅一角隅，須再拉上些，這樣使船頭漸漸離開那破船。風來之前我們須快快出發。』

他們所施之策略，非常的留意，因為倘稍有錯誤，其代價很大，全船中人的生命，將統統斷送了！

當各樣事情都準備好了，船長又嚷道：『斧頭拏出來，把船纜快快割斷！』銳利的刀，把最末繩索之股已割斷了；這船便到了狂風駭浪之中。一直穿過沙灘，這勇敢的船，在沸也似的激在岸邊的碎浪中，——沒有別的船能安然在這當中駛行——向前猛進。當她駛行的時候搖搖擺擺，踉蹌異常，又時時涉沒到水中，但他每入水一次，愈和深水接近，比較上愈加來得安全些，最末一次的涉沒，便使他離開那些沙灘。船上的水手，覺得船骨已入深水，并能

照常駛行，所以他們很快樂的喊道：『樂哉！噢！大家歡呼罷！』

在海洋當中忽然起了大風潮，這些膽敢的不列顛人的心裏，對於生死禍福能介然不動於心。現在船首已向歸路，可直抵海岸，在海岸上燈火連綿，許多人等候在那邊歡迎他們。當呼喊聲由海中傳達到海岸，一陣歡欣的高呼的聲浪——『攏總人得救了！攏總人得救了！』——便忽然爆發起來了；此種呼喊聲，便是爲這些大風潮之中的英雄一種大的報酬！

英國一瞥終